



仿古字版

# 藝林名著叢刊

附有著者墨蹟

藝舟雙楫

包世臣著

廣藝舟雙楫

康有為著

畫禪室隨筆

董其昌著

畫筌

笪重光著

畫訣

龔賢著

桐陰畫訣

秦祖永著

桐陰論畫

秦祖永著

世界書局發行

MG  
J292.1  
36

包世臣著

藝林名著  
叢刊第一種

藝

舟

雙

楫

世界書局印行



3 2167 8860 8

中正沖和龍藏碑控場或出永禪師

山陰面目迷黎棗誰先巨盧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教顯書兩碑

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

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

# 敘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誨人。論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衰。以迄於今。別裁雜出。支離無紀。且七百年。所以近人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諸家得失。惲子居自述力學所得。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蓬轉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葺。間與友人問答。必直吐肝鬲。所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詭脅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冗瀰。千應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八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之韻。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徑途。不貽染絲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所云。此子爲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其當否耳。若夫論書之作。叙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略。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入文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迨唐初。狀筆勢說結字之文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略不留餘。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賦。雖有拙冗。則光曜尤有稱焉。僕姿劣力孱。獨耽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當古人者。故並紀錄其詞焉。涇縣包世臣。

目錄

論文

文譜道光己丑……………一  
 答張翰風書嘉慶庚申……………五  
 答董晉卿書癸亥……………六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己巳……………七  
 書贈王慈兩丙子……………八  
 與楊季子論文書丁丑……………八  
 再與楊季子書丁丑……………一〇  
 讀亭林遺書戊寅……………一二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道光庚寅……………一二  
 寅……………一三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道光壬午……………一四  
 詩禮徵文序丁亥……………一六  
 書毛詩關雎序後辛丑……………一六  
 春秋異文考證題詞庚子……………一七  
 俄禮鄭注句讀書後嘉慶乙丑……………一八

目錄

論史記六國表敘道光丁亥……………一八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丁亥……………二〇  
 復石贛州書己亥……………二一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癸巳……………二二  
 晉略序癸卯……………二四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癸卯……………二五  
 書韓文後上篇癸卯……………二六  
 書韓文後下篇癸卯……………二八  
 書桃花扇傳奇後丁亥……………三〇  
 東海記傳奇敘己丑……………三一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詞戊子……………三一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戊子……………三一  
 小倦遊閣記壬午……………三二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嘉慶甲子……………三三  
 五言一首詠八比贈陳登之通判留別出都門道光壬辰……………三三  
 或問甲辰……………三四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丁未……………三六

錢東湖詩序 嘉慶己未	三八
胡眉峯詩序 道光壬午	三九
書述學六卷後 壬午	四〇
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	四一
舊業堂文錄序 辛巳	四二
贈方彥聞序 嘉慶己卯	四二
贈余鐵香序 丁丑	四三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道光己丑	四四
方岩夫軫詩序 壬辰	四五
韋君繡詩序 壬辰	四五
趙平湖政書五篇敘 壬辰	四六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乙未	四七
述古孝子詩序 己亥	四七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四八
王海樓勸詩序 庚子	四八
簪菊軒詩初藁序 辛丑	四九
爲朱震伯序月底修齋譜 丁酉	五〇
金篋伯竹研詞序 己亥	五〇

零都宋月臺雜詩古文鈔序 辛丑	五一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五一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五二
書陳雲乃延恩罷讀圖 壬辰	五三
復李邁堂祖陶書 戊戌	五四
答陳伯游方符書 辛丑	五五
張童子傳 嘉慶癸亥	五七
舉成之墓志 丁卯	五八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道光 光丙戌	五九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癸巳	六一
與陳孝廉金城書 癸巳	六二
清故韓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壬辰	六三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	六四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己丑	六五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己丑	六六
皇清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 行狀 壬辰	六七
	六九

論書

翟秀才傳甲辰……………七二

述書上嘉慶丁丑……………七二

述書中丁丑……………七四

述書下戊寅……………七六

歷下筆譚己卯……………七八

後附四則……………八一

與金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韻戊寅……………八一

論書十二絕句己卯……………八三

國朝書品道光甲申……………八四

答熙載九問辛卯……………八八

答三子問辛卯……………九二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九四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九五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丁酉……………九五

題隋誌拓本丁丑……………九七

自跋刪擬書譜壬辰……………九七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壬辰……………九七

目錄

十七帖疏證癸巳……………九九

與吳熙載書癸巳……………一〇五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癸巳……………一〇五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癸巳……………一〇六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癸巳……………一〇七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

卷後甲午……………一〇七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癸卯……………一〇八

記兩棒師語戊寅……………一〇九

完白山人傳嘉慶丙寅……………一一一

刪定吳郡書譜序道光壬辰……………一一四



# 藝舟雙楫

論文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發病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目。其次爲虛。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辨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儼厥錯綜。致爲微妙。尙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聲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爲說。而其類從。藝業所存。斯爲隔牽。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平句。疾也。此兩句爲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兩節爲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魯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爲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爲激。有疾而徐。不爲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墊拽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癡。

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塾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譴之弗為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得謗。又云。視鍛錫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登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後而情者貧。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朱狗頭之富者。皆上塾也。孟子。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磬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於人民者。皆下塾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為墜為沼。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荀子。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笑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為繇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嬰帶王莖世之業也。秦王既歿。餘威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又云。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鉤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爭亂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跡。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咸其所好。韓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嘗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嘗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卽卽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奸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民之登愁。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墊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於斯爲極。是故墊拽者。先覺之鳩寶。後進之梯航。未悟者。既整洋而不知。聞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陷厲風發。失之。則爲樸椒遠落。姬羸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於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者。覆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覆也。離婁之明節。繁也。聖人既竭目力。節。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兼覆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覆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貴直。不有似順士。容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潤。覆以邕趣。覆如鼓風之漉。繁如

捲風之雲，浪厚而盪，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陣之雄師，詞園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逆而順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重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略舉數端，以需管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在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云：仁不可爲聚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證驗，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廟風驚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意遠，見於俎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邛竊貨，好時分憂，銜晦既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知居上之不收築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讓，乃書陳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避就，金華巨傳，遂至僅存閑闕。《史》：廉作九國春秋，事續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即藉其本也。《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車連文，以笑震海之忠，長平侯重揖容，諱擊傷，於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肩趣，是橫散者也。然

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罷後。返柁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展讀三復。滄涼積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邇盛加稱引。不惜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尚在弱冠。要有所成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極於夭壽不貳。况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雖辱相愛之厚。願毋以此爲世臣戚戚也。竊賊一議。區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歲事。但此有理有共明。不必謂爲推演鄙說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談。等於笙磬。而臨歧握手。唯以苦吟爲誠。仁者之贈。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草。未忍焚棄。篇什頗充。不能莊寫。附織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尙六朝。尙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爲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邕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足下專推阮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未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盪難知。天授兩宗。無獨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猶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啓鮑。五章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石。以言竟體芳聲。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沉鬱無聞。參軍有其沉鬱。而猶夷不顯。隨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鬱。彥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菽。子堅神骨俊逸。偁太白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美之嗜矢。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憲軾少保續詠。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并具鑪冶。無個高會。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尙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

良用爲恥耳。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闢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領緣。勿鬪奇袤。頗謂以詩自導。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邊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賢省察。違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敝居去數。近在三程。或能襁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殊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停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藝久絕。奮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豈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皋侍郎作。駸駸有摹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與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勝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邊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皋文編修識字諧韻。而外腴內竭。金明甫庶常承編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歎生乘殊分。使不迫於餓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渾。匯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實。徘徊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鳴者求其聲。以李杜之材力。耽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至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橫潰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賈逾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僞裁自誤。以誣將來。於今千載。始逢通識。而竄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天折。僕又藉詞鐵疆。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儻色不純。沉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於辰巳之年。道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間出。自茲以往。其

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耆敦讓強忍。博物多能。文起串黃今古。通徹與廢。是皆間氣特育。任重道遠。足下雖以藝勝。唯此獨至。可稱三足。慚形憎貌。無復敢云。謹檢出舊稿十二首。送俟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爲足下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會。文物爲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遊宦所寓。其詔誥頌贈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覩。史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既高。概從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削刷大暢。蕪穢既所欲略。而清英亦難盡集。亦有書比間筌。詞登畫臂。即乖遠麗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間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焉。取在此無索珠之勤。義托蓋闕。情同有憾。苦其名脫鱗籍。浪留雪爪。固仰山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詣所由。但徵本事。盡去旁侵。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覈其升降。故有可言。蓋嘗論詞無今古。槩爲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茲彼發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閭閻疾苦。由以上聞。雲霄膏澤。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風雲月露。文煥於天。山川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成於人。於以發抒抑鬱。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蹶。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既明。與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據胸臆。遂感心脾。日遷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焉巧。此則屬對之餘。酬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爲貴。搜羅隱僻。以異爲高。聊充篋籠之需。比於角觝之尙。雖臻綺麗。風斯下矣。茲集所載。宦遊詔贈。大都借材。士著諸賢。聲自炎漢。維時道南未盛。秀斬潁江。滄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迺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較之今日。多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長。意義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變成風俗。君子擇術。器其慎矣。獨至救時指事之章。防患設機之論。唯其事變日更。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警。縹緲常至。當事之章奏。章布之條列。辨多切事。方或當疾。是則用志既銳。結體自尊者也。是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徵嗜好之不華。其文清遠。驗習尙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備明

險易。即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遠聲樂。遂近驕淫之靡。譏訕帷薄。難云任卹之教。藻績求麗。則緣情有款。撫采務博。則窮理不真。政節之失也。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况夫頌畫爲經。卷議可誦。則已行者舊章不愆。未行者美意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後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致書之訓也已。

書贈王慈兩劄錄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爲之所能增損也。心移於得喪。則學必徇人。以徇人爲學。且烏能自成其文乎。唯不以得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爲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者。雖有厚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工文之士。其基無不築於此也。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今古同歎。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反詰吾身而無可指實。既不疚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敢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致求己之素。通無妨於進取。塞不至於貽悔。斯所遇皆足以進吾之實學。而助吾之真文矣。流陽慈兩王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塵土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爲染塵土者。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儔。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求益之意。祇此守自立之心。則廿年前所證盟於大與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爲贈。王君幸無以爲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

慈兩成進士。觀政吏部。勤政能自立。爲書吏所憚。常言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良箴。別後十數年。博覽載籍。爲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衆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遽歿卒於都下。錄此。曷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耽齊梁諸子。而下筆願清迴。柔厚。駁駁有西漢之意。世臣僂陋僵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嘆聖



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于禮。其雜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遠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辱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軼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爲文不可落人窠臼。託于退之尙異之旨者。夫窠臼之說。卽記所譏之勸說雷同也。比如有入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真異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顛倒條理。剛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讀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挾目截耳。析筋剖骨。踰行于市。而矜詡其有異於人人也耶。至於退之諸文。序爲差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諛諭之遺。倡著新奇。旋成惡札。而論者不察。推爲功宗。其有燁澤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蠶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照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括無攸。至紀事而敘入其人之文。則爲尤難。史記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己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增損。而裁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鎔範。形依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爲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已屬摘略。而其肩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剛潤無疑也。比及陳范所載全文。多形蕪穢。或加以刪薙。輒又見爲碎缺。故子瞻約趙林之牘以行己意。而介甫數爲子長復出者。蓋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探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鑿鑿。斯爲可尙。世臣從前無汪容甫遺集。曾探未成互異之禱。足爲

完篇筆勢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略與予近，猶易爲力，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無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後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頗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于瞻所作，難易倍徙，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後雜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爲差謬，幸甚幸甚，然獎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謂聖道卽王道，研究事務，瑩畫補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殆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卽陷非辜，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飭邪禁非，於是學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驅奔走者數十年，驗以人情地勢，殊不相透，斟酌今時，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救弊之術，偶蒙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尙未知其能爲富強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強則令必行，故過富強者爲霸，過霸者爲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疊，未有旣貧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強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強爲王道，古先其可誣乎？荀子曰：學始於誦詩，終于安禮，學至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有禮則安，以禮爲國，平何有？世臣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于心，非禮之行，時見於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危言，致其推崇，前書方以言道自張，爲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爲此說，是重吾過也，足下又謂苦學彥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纏，非能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昇季友由于學，然彥昇季

友獨到之處。亦漢人所無。足下好之。無庸更疑也。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別有秘密乎。晉卿古人之學。出于其舅氏張舉文先生。舉文受于劉才甫之弟子王悔生。蓋卽熙甫竊襲相承之法。而晉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必歎賞無異。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論議殊途爲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詢及選舉與八家優劣。及國朝名人孰爲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公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舉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倅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眩。前邪後許。而精深闕茂。反在屏棄。於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舉。格塞之語。謂爲先秦。夫六朝雖尙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劇目休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善擇。退之詰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永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于推勘。辨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滯。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舉殊途同歸。貴鄉汪容甫頗有真解。惜其舊逐時譽。耗心鉅釘。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國初名集所見甚畧。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佻優。汪鈍翁簡點瞻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傷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仍寒怯。儲畫山典寶可尙。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飾。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皋文規形撫勢。淮說經之文爲善。俚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標能拉美。獨與當時之志。而蓋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來者難認。足下齒方弱冠。秀出時流。

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時自勉。則斯文之幸也。時因風便。復惠德教。珍重不宣。世臣頓首。

讀亭林遺書

乾隆壬子。白門書賈新離日知錄出。予繼閱首冊。始知亭林之名。愛其書。力不能購。嘉慶辛酉客蕪湖。爲從遊姚季光著說儲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質之。申着手爲繕清。以爲其說多與日知錄相出入。因得盡讀日知錄三十卷。爲歎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焉之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疇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刪移其半。別爲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嗣遊揚州。得見唐韻正五書。心偉絕業。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國利病書讀之。徵錄賅備。如醫家流之有本草綱目。足爲日知錄之佐使。迨展側吳越。近世聞人之書。大都得寓目。竊以爲百餘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繼聞亭林有詩文集。求之不可得。今歲家食。見黃脩存藏亭林遺書十種。詩文集備在。假歸讀之。乃知所著又有聲域志。其稿不知尙在人間否。而集中自述日知錄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啓多闕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道之隆污。各以其時。使後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然後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說之多符合也。如日知錄所載。自古有亡國。無亡天下。國亡卿大夫之責也。天下亡則士與有責焉。集中所載。天生豪傑。必有所任。拯斯人於塗炭。焉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又曰。引古籀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與一利便倖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又曰。目擊世趣。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至哉言乎。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爲帖括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中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懇懇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即罷帖括之業。而力求吾儒所嘗有事者。備書負米。經三數十年。頗能遠傷廉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顛躓而不悔。茲讀亭林詩文集。按其歲月。核其行檢。

辨進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勵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堅。讀其集而日知錄。乃以益重。則信乎其近世學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廣。記誦絕人。勤於筆札。至老不斂。於以參較錯謬。辨正譌謬。其學能舉大而不遺小細。露概小儒。自鉅釘一得之勤。以及考證聲韻金石輿地名家者十數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裨販而諛聞。是亭林之所長也。予少小渺所聞見。雅管遺忘。唯以食貧居賤。知民間所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奔走。涉世事。讀官書。則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舉事駭衆則敗成。常求順人情。去太甚。默運轉發而不覺。必能自信也。而後執筆。然猶必時察事變。稍有窒礙。則不惜詳更節目。要於必可舉行以無誤後世。是予之所長也。至於詩文一藝。結習同深。亭林之詩。導源歷下。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窺柴桑。予則托始供奉。溯康樂平原。以達步兵東阿。而弛負於曲江杜陵。亭林詩從聲色入。予詩從氣體入。言必有物。風雲月露。不得涉其毫濇。是則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遠。而讀書多。更事數。時時有獨到語。爲曾朱兩家所未及。予爲文能發事物之精狀。窺見之隱。有如面談。繁或千言。短則數語。因類付形。達意而止。是則千慮之一。抑亦有不取多讓者。要之亭林之學。成於賁實。予之學。出於尊虛。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論議。則予可免憑臆之譏。而亭林亦少術疎之誚矣。亭林見韻補。而自傷譎陋。獨學欲求如才老者與之講習。則予讀亭林遺書。而不能不重爲之歎。惠者亦無怪矣。

自編小倦遊園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凡正集十九卷。內賦二卷。詩二卷。文十五卷。共二百六十一首。別集十一卷。內賦一卷。詩二卷。文八卷。共二百十九首。

敘曰。予爲孺子時。初讀文選。卽仿爲古賦五言詩。又性好攬論得失。援古證今。依眉山龍川牆壁而爲之。所居卑。聞見至渺。比及成童。累稿過寸。雖未嘗出以示人。然頗自矜恃。以爲爲舉世所不爲也。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服權家言。知余來自川楚。詢軍中事實。予既告以所親歷。復爲言賊不難治。狀翰風歎絕。旁及詩古文詞。遂絮語達旦。既較試。再三過從。翰風執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爲詩。是耗神甚。今

嘗別幸爲生民自愛。予輟韻語自此始。嗣翰風過揚州。爲予刪諸體詩千餘首。存四之一而焚其餘。經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艱澀非復少小體勢矣。識翰風後二年。又識其甥武進董君晉卿。晉卿甫弱冠。工爲賦及古文。覽其賦問廓幽竅。古文亦渾深。有作者之意。雖沿用桐城方望溪劉才甫之法。而氣力迥健能自拔。故予雅不喜望溪才甫而特愛晉卿。退視己作。率無蔓不可采。自是始專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達於詞。盡意則止。依傍之陋。漸就剷除矣。然亦以廿餘年。蓬轉江淮間。行笈難攜書籍。舊業韓歐蘇王之章句。悉遺忘不能舉。唯以周秦諸子自隨。尤好孫卿呂覽。然南華內篇離騷經。反覆諷詠。卒不得其旨歸。古今文士。言得力必於莊騷。乃後知姿性弱勢。莫能相驗也。又未習小學。故訓大都依俗說。尤平近不能發奇趣。故嗜書。然長錄副。草稿數千百卷。常攻竄至不可辨。從兄子時孟略以意爲繕錄。從弟季懷續加勘校。分言事紀事雜著三編。然首尾不完具。道光甲申。予年適五十。衰頹荒落。自分終已不可用。遂欲芟葺舊文。而筒中稿本。半爲風耗。存者又塗抹潦草。不能授書手。目力復昏耗不自耐。時作時輟。今年長夏家食。乃銳意擇可識別者。得若干篇。其有託體較大。關係身世。則歸之正集。雖么小不足數。而稍有意興。與夫鄉曲賢士女之宜紀述。以及代言之足濟時用者。錄爲別集。代言中成於受意者。畧曰代某。若斷自己意。則曰爲某。以示區別。兩端最少作。說儲所言。稍長涉事矣。然唯農政一冊。差足自信。餘說殊有不盡。可見諸施行者。既別錄爲成書。唯摘取敘論入集。竊嘗謂古今人思力應不相遠。而古人成材多者。則以其績學。敦行不怠倦。閱歷久而精進深。故出於心。借於手。能以理明詞舉也。後之人稍長涉事。則頹然自放。以晉卿之傑出流輩。而自壯歲以後。轉側齊豫燕趙之郊者十餘年。所作願乎近不能稱初志。矧余之學殖既淺薄。而數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鬱勃百出者耶。則其文之無可觀采也明矣。故集錄如右。略述顛末。以示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時自力焉。

##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嘉慶丁巳。爲大興文正公客。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力而讀之一遍。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略知爾雅存古訓。訓古書者以古訓爲宜。而詩疏於大典禮。必博採

衆說。足爲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米四方數十年。惟王戌在武進李申耆家七閱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獵流覽。罕有簡闕一書。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頗心知其故。能以己意測古人立言之旨。而窮其義之所止。至於論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于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恇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懷于庚申之春。自里門從至江寧。略受文法。繼以就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攜季懷至揚州。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榘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祺孟瞻尤穎慧。時欽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隨給之。使其養子敏。子敏回子敏。子敏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敏年最少。而神解驚絕。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治漢易。旋子慎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說詩多以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廢通。悉檢諸經注疏辭義。周秦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物輿地之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單詞片義。可採擇者。近人則自陳啓源稽古篇。御晉涵爾雅正義。錢坫段玉裁說文解字。王念孫廣雅。以至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探索。而要歸於求是。蓋校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年寒暑不輟。然有志於著述。又五年。書乃組成。其擇術可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敏以制舉更業。洪先生厭世。芷生渡江去。子敏又不幸夭折。曉樓由都下入粵。倦遊而歸。遷治鄭氏禮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羊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駁冲遠五百餘事。穎銳罕儔。仲虞治易注十卷。實有見於闡闢消長之機。而無鑿空之說。子韻以許氏校經。旁徵而通其義。孟開亦爲文十數篇。以明鄭氏實翼毛。而正義誤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於是蓋彬彬矣。然惟季懷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議。是非。繼乃悉屏攻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季懷之于說詩也。信善矣。誦詩者必達於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詩之用頌美也。陳古義以爲勸。其用於讒刺。猶欲戒聞者使

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復。今季懷廉厲而尙斷。廉厲則遠于溫柔。尙斷則遠於敦厚。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爲詩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館職而未與政。然吾意其能從政也。季懷之書。固可接武於二氏。其咀含韻詠。自管其情。以達於事變。異日而得從政也。弗如段氏之爲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從父兄世臣書。

詩禮徵文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既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予于其不祿也。已枚猴次之干狀。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而家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刪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當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反覆其書。余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紛。鉤勒拉雜。間有繁復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賓叔孟開共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類。當更正者。削楮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從父兄世臣書。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爲作詩之本。用爲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史記述夫子正樂之次。因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清廟爲雅頌始者。配爲四。後儒遂援爲四始之正訓。一誤於以風雅頌爲體裁之名。使六義止存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以詩之用於刺者多。或致疑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明風仍自



上行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吟詠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總而承之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興衰之所由。斯爲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勸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四始之謂。安能信詩之爲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爲雅之義。與風之主文譎諷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其用與賦比興同。故曰六義。非禮教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世賦物而名爲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義異也。崔彙註本。於黍離序箋。增猶辱之故稱王。則知譜所云故貶之者。皆後人羸入。爲近世黍離降爲國風之說之嚆矢矣。序於關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風天下。而天下自化也。於鸛鳴。駟虞言德。明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風一國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風始猶歸關雎也。序未詳說關雎。而曰思得淑女。憂在進賢。不淫不傷者。付度后妃。自微達顯。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鄭氏破好爲和好。破左右爲佐佑。破哀爲衷者。真能抉經心爲通序說矣。至於編詩者。雖取風雅頌之義以名詩。而六義實多互見。唯關雎爲備。雖以物性喻德。與也。河洲以地勢喻境。比也。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鐘鼓鋪述之。賦也。詩人深窺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頌也。合五義以風天下後世。風也。故序詩者。既推明關雎之旨。復發其凡而總結之曰。是關雎之義也者。示爲詩之要。必依義以求作者之志於文辭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則不明六義之用。又烏足與言詩乎。同年巴王君勅。以毛詩釋義相質。其說四始也。以變詩儷風雅頌爲四。余用豁然於數十年之疑。得四於友。得始於序。而義從之。故述新知舊聞。推論始義。以著於篇。

### 春秋異文考證題詞

讀書必先識字。字之不識。義於何有。制字有事。意形聲之別。四者無所屬。而後有轉注假借。以盡其變。事之爲字。無幾。意則兩文合而後得。故形聲之爲字也多。而聲爲尤。轉注屬形。假借屬聲。故聲之於字居大半。而假借之

爲用於字也。又復半之。是識字固莫要於審聲也。前民傳經。謹守師法。一字之異同。一義之輕重。不敢憑私臆以爲說。至唐顏氏漢書注出。而古訓漸湮。俗解漸盛。降至於宋。學者專事科舉之業。劉新喻博辨絕羣。始以己意說經。然其見聞該洽。於儒先助字文義體究有素。說雖新奇。而義理多所獨得。然方便門自此開已。後人無其多聞肆爲臆說。至於漢儒說經之書。不能解其助字。明其句讀。若許鄭家法。覽之尤不能終卷。專以世俗詁訓強古經。就我反斥一字一聲之學。爲無關大義。是猶菽麥不辨。而後談授時相稽之精微。極杪不分。而意締千門萬戶之壯麗也。萬載辛君同叔。承家學。治春秋。於三傳文有異同。則爲之廣徵博引。於凡聲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多今少。古少今多。悉明其本義假義。以及假義盛行。而本義反沒者。無不條列明晰。無泛濫。無遺漏。可不謂勤於樸學者乎。然而三傳義例。各有師承。長短之論。未可盡據。而冊中間有評斷三家之語。此則仍不免宋人易言之習。蓋吾人估學。必始宋學。洎肆舉業。益違雅訓。迨至反而從事其本。則少小之所溫燭者。如油入麪。去之卒不能盡。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尙未能免於此。此不得不爲全書累也。敢請酌而去之。專明識字之原。字既識則義自明。讀者善擇而有得。庶足以矯末學之弊。而亡武斷之非。同叔以爲然否。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我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於淮陰市中。余爲審定爲覆若手稿。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見是書。苦坊刻多誤。欲以原注警刊之。卒不果。幸見原稿。故校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學。助禮教者大已。近人武進張景文又爲儀禮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略。然後揖讓之美。人道之貴。岸盜往復。絕無迂拘而不可行於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系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即於人情。則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與立之譽。蒸民遠無禮之危。則一張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也。談君昔視學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僿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翰史詔六國表敘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敘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旣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與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細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爲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爲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爲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爲漢。遺風餘俗。猶尙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營學事於李斯。徵爲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頗可采。讓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尙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讎興。而算輶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于西時也。迹漢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轅回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細意。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爲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與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細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吮。紀田叔鉗足。尙義也。尙義重讓。則禮殆

於可與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爲能。不以卑近自囿。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體。秦俗尙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爲然。使草具事儀。與禮樂。悉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旣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於媚嫉壅塞。而爲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勸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豈徒越石。凡以尙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與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爲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爲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爲陷刑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爲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細禮尙法以牟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與禮重儒。顧專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鶩。是天意欲變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歎者三。一厲王好利。惡聞己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其義類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旣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貴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阻傳梁之失。而太后願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旣以賢而廢棄。則所舉必負貴好權。通賄賂。恣睢。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生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爲亂哉。外戚重則公室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者也。述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數儒術。設期堂。

與禮樂痛折節。以禮肅天下。非新莽之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爲將有功。而呂產之並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諸者不察。疑爲恩澤。故白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昭功與定策。亞於宋昌。願以寔太子恩。使與駟鈞趙兼同科。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良之舊。至殺漢使。是故長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爲我輩。他日命且懸兩人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救護丁傳之嗜矢也。條侯力持正議。遲信侯數年。而條侯卒以得死。竇太后好黃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尙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嚮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魏其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爲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爲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辯。以兩人孰是。徧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倚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事也。既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肩促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迫太后。驕所薄。陷所嚴。况成衰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隱其辭以爲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苦吏民。修成子仲之儔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可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也。是禍所從來之謂也。

### 復石贛州書

璠辰四兄太守閣下。上年會於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千年無能通者。閣下比詰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深思。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閣下次日見過云。客散後。即檢本討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文意。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世臣復答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即悟。請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學問之道。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閣下旋即奉差出省。繼復攝郡赴虔。送爾遠道。忽復更歲。昨奉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繹。大君子之虛中。真學人之果力。悉見簡內。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麤釋互師之道矣。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卿求擢。故以

四字約束書之意。而斥少卿爲天下豪傑以表其寃。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尙力爲引救。况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爲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爲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爲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線相生。字字皆有歸着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獻於蓮堂。嗣接其書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謂不以三隅反者矣。蓮堂在西省。已爲僅有。而尙如是。安得有如閣下三數人。共發古人之覆乎。皮州最稱難治。閣下居之。駕輕就熟。無足慮者。酷暑。唯千萬珍重。世臣頓首。

與周保緒論晉略書

保緒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晉略。核閱累月。紀傳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給。屬張君司衡爲卒其業。各簽商數十百事。大都與原書較優劣於章句之間。無關大義。以未能知足。下作書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揚。面述敘目必宜改作。使讀者知已意所在。昨承見過。示以刪定紀傳三首。更造敘目一首。文采燦然。義例辦哲。虛懷呆力。無異少壯。推此以論。其必舉盛業無疑也。欣喜無量。故願與足下盡言之。夫事增於前。文減於舊。前人新書之例也。尊若既以略名。是無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綜緝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無係從違。人之無當與衰者。舉可略也。至於人心所趨。視乎初政。心趨既久。遂成風俗。風俗既成。朝政雖力矯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轍。匪唯晉代。然而撥亂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運變。不善者善之資。晉略之志。當在是矣。原書於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風俗。其辭多隱。散者聚之。而後明。隱者通之。而後顯。則事略而義詳。較之文滅事增。爲功尤偉。唯足下垂察。斷自泰始。當時成議。然追尊之宣景文三帝。王業已成。魏志既不立傳。未便同之。蓋關。故原書三紀之外。記錄悉入泰始。並非自亂其例。今宜另立一篇。題爲外紀。以明金運之原。且以見司馬氏無功於當塗。無德於黔首。而一時藉曹氏之寵。以享豐厚者。競與輸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願以若而人。開鳩墓。創永制。貽謀有不舛乎。無怪裴嵩朱碩之於王浚。沈充錢鳳之於王敦。匡衡路永之於蘇峻。鄒超劉牢之於二桓。劉穆之之於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紀一論。可以槩括兩晉。極言天人之故矣。原書南渡後。帝紀不詳。北事聲教。既非所及。故其

無涉江左。概從簡略。是斷代之體也。足下依據通鑑。補綴完具。爲以便觀省耳。至宋武身爲宋祖。例不於晉立傳。宜詳其事於孝武安恭三帝紀中。以明金運之委。然後立表以舉其綱要。則自然提挈在手。與奪從心矣。晉代年號。諸國叢雜。至難尋檢。宜創立一表。國經年緯。楷列甲子。諸國主初見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晉正朔者。實皆帝制自如。一體編次。未有年號。則以名紀。拓跋氏殿諸國而首北朝。宜與晉初之吳。並作大行。以示區別。國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爲流。如劉漢石趙冉魏同作一層。以歸簡易。州郡爲一表。詳載割隸淪沒僑置。及其治所。宗室諸王爲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輔政與倡亂。有事實。宜紀錄者。其世系建徙。悉詳於表。以省繁複。執政爲一表。不論官職。止標國柄。使治亂之功罪有歸。而其時伴食之流。亦與附載。以儆庸鄙。方鎮爲一表。其自稱遙授虛授。權授命帥。俱隨事注明。使不相紊。而僑授一併備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諸王。繼以世族。非此二途。卽係武夫。莫不專制所部。樹私人。辜封殖。薄親民。而鄙政事。徵求無度。流亡莫卹。新附無以自安。土著無以自植。嘯聚以資奸雄。騁蹇成於邊陲。兩晉興亡。實在於此。勳封爲一表。叛亂爲一表。七表既立。詳而有要。簡而不遺。乃可別功過之等差。定忠奸之標準。以讓列傳去取矣。然必愛知其惡。憎知其善。或從宥過。或嚴誅心。或當責備之科。或在焉諱之列。務以昭勸示懲。垂諭方來而已。略陳數意。以劾隅舉。禪代腹心。不過數人。宜爲合傳。其配食太廟。多以地望備數。名見紀中。無煩縷述。平吳之役。謀主功首。自宜同傳。而附列爪牙。然平吳而主德驟變。削致八王五胡。馬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使釋吳以爲外懼。而飭疆圉。固藩翰。邊之十稔。吳終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綜初卒。權輕重。以篤不拔之建。願乃忍俊不勝。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茂先遂事。竟爾伏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載無譏。豈非今古之大倖歟。况叔子身仕魏室。已躋通顯。徒以景獻之故。助馬以傾曹。南風五惡。晉武悉知。豈以叔子而竟茫昧。心移勢陷。遂復薰賈以危馬。土之傾危。於斯爲甚。斧鉞之嚴。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畔隙迭構。卒能立國傳後。苟含隱忍。茂宏實濟其功。然決擊華歆。以肇拓疆域。示趨向。雖志在自利。其剛斷有足稱者。又逆敦近在同氣。疏討刁劉。原欲引入穀中。而能澹然不滓。上契主心。下孚衆望。器量尤爲難名。然不納陳頊拔卓茂。顯朱邑之至計。遂使勤民之實政無聞。白望之謬尙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怨傾周戴。棄仲人挾子出奔。復

起周撫。尤爲舛矣。士行戰勝攻取。強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守封鮓之訓。必滅社稷以自張。致疑管轄。蘇峻之役。始謂不敢越局。既迫於大義。仍事反覆。終乃嚴劾。卞敦以自飾。而反爲任讒乞命。郭默之役。庾亮辭賞。而士行獨受江州。且移鎮以逼南門。雖臨去有老子婆娑之言。或爲參佐求富貴者所懇願。然心迹至爲累矣。太真忠孝英武。峻約小醜。勝算內成。而必引士行。推爲盟主。銷夙嫌以再後覲。純德發爲遠見者也。道微嘗奔亡託命之時。守素不撓。而乞活爲之心折。陶庾各具晉陽之甲。憚其持正。銷兩難於無形。安石步趨茂宏。再定大亂。而遊心物外。不使康樂更居形勢之地。三賢近於無濟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寬簡。未必盡是。刁劉諸庾之絲覈。未必盡非。成敗既殊。安危遂判。優游固足養患。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論世。未嘗不歎其不崇實以厲頹風。窮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術也。若道徽含飯以哺兄子。乃襲用范書陳言。斷非專理。太真遷都一轍。宜以入茂宏傳。至九錫之謔。燃犀之戲。自是賢智之過。安石千里棄官以奔弟喪。豈謂不崇禮教。且大功誦可。未便以絲竹小辨。遠坐戎首。凡是之類。宜在諱削。兵凶戰危。全爭廟勝。若非得算實多。鴻議可法。皆屬率斬之勞。事蹟悉附勳封。叛亂兩表。即其有嘗傳例。亦與銜量輕重。別無殊異表見。各附主將之末。是史公傳衛霍之成式也。至有親民薄官。參議真儒。能違時賢之尙。篤念小人之依。必宜力爲搜探。事雖小而必詳其功。言雖廢而必徵其效。於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譽一門。所宜增立。清談爲晉人病源。書法爲晉人絕業。足下特立兩門。誠爲允協。然清談當彙及門地時。望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右軍爲極則。足下移入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見也。但當檢括本集。備載會稽荒政。以補傳缺。乃爲得耳。原書載記之作。仿自史記匈奴兩漢四裔各傳。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並非倡襲。足下改爲外紀。紀之所名。史例專屬帝者。自宜循歐陽之舊。別爲國傳。非專爲避卷首也。至原書大體可觀。所指大失。雖非苛索。然鄙意以爲無庸攻擊。專明己意。使書自書而略自略。學者既讀晉書。必不能不求晉略。則可藏名山傳通邑。而足下數十年之苦心。與天下後世以共見矣。唯希鑑察。暑溼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晉略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甚至易至奇。而分崩蕩析。亦至速至慘。中宗東奔。居僻地。用離民。乃享國奕世。大亂屢作。宗祀卒延。豈不已矣。吳陸曇。平吳之役。善反其政。依於誅君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決大計。使南土智勇。不失其職。始事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倖矣。然則無功切竊。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拍不旋踵。以當途孤立爲監。而大禍即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以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爲晉書。事跡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既得余覆。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漢皋。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轍。保緒嗣孫煒。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網在綱。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賢而不藏惡。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尙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而已。匪典午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鑑。至於州郡紛錯。詳覈爲難。展卷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視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子爲不朽。來哲難誣。必有以余爲知言者。保緒穎慧絕人。選善不勸。嘉慶甲子。年甫弱冠。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歸則取詩文。舊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決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本落殖。近且七十。一事無成。追憶昔遊。愧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吳包世臣書。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文之奇。皆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其難學。不如二子之門徑分。而塗轍可循也。顏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實。遂爲文家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露。而失其駿逸。子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導源焉。後遂無間津。

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書。一枝一節。時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與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語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擇摭規撫者所能與已。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小子壯歲。始得二書。而摘錄之。嗜之數十年。雖姿性弱劣。無能爲役。而溫故知新。所見固有較諸公爲深者。檢篋得本。故題其首。道光癸卯初夏。

書韓文後上篇

世臣幼從鹿門八家選本。讀退之書。說贈序數十首。愛其橫空起議。層出不窮。成童見明允筆力健舉。辨才雄駁。不可難而嗜之。又謂介甫驚駭。能往復自成其說。薄退之橫空起議爲習氣。且時有公家言。又間以艱澀未覺。必爲陳言務去。皆醇後肆也。嗣稟筆蓬轉。唯以孫武荀卿韓非呂覽自隨。遭遇率豁勃。歷二十餘年。記誦遺忘殆盡。道光乙酉過丹陽。在荒市得韓文蠹測。舟中反覆之。歎爲筆勢生動。矯異。加以丹墨。至松江爲江夏陳芝楣攫去。家仍無本。閱十七八年。時時思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過鄱陽陳伯游家。見韓文考異。風聞爲善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暇。然日輒盡兩卷。既三過。乃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突奧。蓋文家關鍵。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漢。復志賦所稱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歐蘇曾王。則皆未擊此窳也。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凡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闢二氏自任。史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徵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弃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僻動。愚蒙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諄勸著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年。也。釋氏書始入中國。止四十二章。其言淺而切。與儒不甚遠。後此內典。則皆東土所譯。筆墨邀利之說。已有竄入者。及明上人壇經六卷。獨標心印。持論最精。然意主深刻。遠於人情。與吾儒平易近民。躬行漸進。善善從長之義。始殊。有宋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術。自詡爲千聖不傳之秘。是釋氏之精。徒足亂儒。而俗僧世守者。則益倡稱印

利益以攫愚夫愚婦之財利。故徒從雖日衆。而其道則極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辭而闢之之力矣。其策問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蓋謂釋氏近墨也。而讀墨子。則謂孔墨必相爲用。其附麗上同兼愛者。僅擗摺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爲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乎。退之自論文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核順宗實錄董晉章丹孔戣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悉嚴肅有體勢。卽有嘲詈人事者。亦鄭重不荷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則真能鉤玄。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切要語本自無多。大學一書。祇宜是皆以修身爲本。毋自欺也。君子必誠其意三言。中庸一書。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兩言耳。又可求多於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聖德詩序及詩。薦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宮紀事檄鱷魚釋言行難五箴策問十三首。皆無媿古作者。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撰結。氣盛言宜。子政無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晉宋之徑路。冥追屈馬。雖挽強未得手柔之樂。而紆迴往復。意曲而遠。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誣已。進學解余應之下。故爲舒緩。遂爾瘠靡。王承福傳操朽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瀾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乏氣勢。送窮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平淮西碑。最爲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擲搶通朝。立言旣爲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漢諸什。並笑宣王。而詩人止述將士勞苦。良以將士用命以有功。則君笑自見。何必如碑言乃爲善頌哉。然其詩則佳甚。分別觀之可也。訟風伯月蝕射訓狐讀東方雜事。譴瘴鬼諸作。譏刺嘗路。不留餘地。於言爲不憤。於文爲傷雅。子瞻斥其性氣難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遂與巡死先後異一節。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穎傳。舊史以爲至紕繆。國史補以爲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說。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可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危說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爲嬉笑。是伴優角觝之末技。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亦其類矣。然覈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宜者。實足爲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令陽山河陽刺潮袁。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逐故。少怠所事。負所學。其立朝。論迎佛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饑。論稀裕。爲吏部。寬假令史。而令

史之權反以驟。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中丞書。論淮西事宜。論黃家賊。詭韓宏使協力。使王庭湊。以口舌定鎮州之亂。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棧。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士三千襲蔡。晉公過疑。功乃歸於李愬。在晉公固不必以折首爲奇。而蔡逆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駁平叔變鹽法。未悉當時情事。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內行之修。友誼之篤。載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爲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盡之矣。考異彙集各本異同。以文義核定從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許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文義。獨得其是者。以無本可據。止附註而不逕改。比其注經爲尤慎。間有一二不合者。則以南宋盛行時文。晦翁少小所業。於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盡通者。假本已兩月許。恐微取迅速。故略記崖梗。俟過此以往。考核所見。進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書。

書韓文後下篇

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有倖謬語。自得語以心印心。直見作者真際。後學依類求義。可以悟入。單微。率爾語本出無心。以其名高。矢口流傳。倖謬語自是盲修。誣古人以望來學。如子長謂司馬法閔廓深遠。二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子政子雲謂子長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但。其文真。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讀千賦則能爲之。魏文帝論薊中七子。鍾嶸謂士衡所擬之十二首古詩。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子美爲薛稷曰。少保有古詩。得之陝郊篇。其謂太白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登華山絕頂題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此搔首問蒼天。雙美謂清遠道人虎邱詩。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孟會謂子美朝進東門營詩。其妙可以招魂復起。子由謂子美哀江頭。如百金戰馬。騰坡暮瀾。如履平地。下視樂天微之。直如跛鼈。子瞻言智者創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之於學。自二代歷漢至唐而備。故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自得語也。唐人謂與公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二句是佳處。又謂昌黎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鞞勒騎生馬。任華愛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永叔謂清風朗月不用

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頽。太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謂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是太白至處。又謂東坡黃州寒食詩似太白。正恐太白有未到處。此率爾語也。樊汝霖謂鬪雞聯句。爭觀雲填道。叻叫坡翻海。是韓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竊。乃是孟詩工處。山谷謂退之記夢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難。乃爲詩之法。此僻謬語也。自得語。非近有得者不與知。僻謬語。信從者究屬無多。唯率爾語。間於可否。至易誤人。而率爾語流傳至盛者。莫如永叔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子瞻唐無文章。唯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之說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藝苑久以爲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備論。陶詞則東坡亦有託其文以不朽之語。按子雲謂詩人麗則詞人麗淫。則別詩詞爲二。孟堅謂詞者意內而言外。則與詩固無殊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不唯與其詩之疏鬱沈鬱殊科。即比閑情賦寄意修辭亦大有間。而永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恥事二姓。爲南朝獨行。意詞爲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考淵明自序。稱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義。旬日間遂剋僞楚。遣迎安帝於荊州。自退藩於徐州。乙巳五月。安帝還都。宋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貫金石。淵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之必代晉哉。(史稱淵明自以晉宰輔之後。故宋武王業燦燦。卽不仕。永初之後。唯隨甲子。然詩集中書辛丑乃隆安五年。書癸卯乃元興二年。皆在宋武未建義旗之前。說託無據。史言淵明爲鎮軍建威參軍。本無主名。李善注始爲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謝靈運晉書曰。宋武行鎮軍持軍。宋武鎮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則鎮軍之爲宋武無疑。近人安化陶樹。祖其遺。謂斷不爲宋武幕僚。其所任者乃劉敬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未嘗爲鎮軍。而荆榛周流。又曲附劉說。謂隆安三年。爲武陵王琨鎮軍參軍。移家鄉下。義熙一年。乃從敬宣爲建威參軍。說尤堅密。是在都。官大常中領軍。留臺營奉爲大將軍。以承憲賜之制。並無鎮軍之名。敬宣刺江州。安帝還都。劉毅謂其過優。敬宣卽自解職去。計其去職當在夏秋之交。淵明以八月任彭澤。則與建威參軍相接。詞序不得云。家貧不足自給。親故勸爲長吏。求之靡途。家叔用爲小邑也。其時沈田子朱齡石皆爲建威。何取於手提重兵。首先迎降靈寶。致晉祚中絕。卒以反觀。父子併命之敬宣。而以爲奪擇木哉。史又稱彭澤公田。悉令種菘。妻子苦諫。乃令種秬各半。八

月非種種稔之時。十一月已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辭。通不可信。晉承喪亂。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應試。裴頠崇有。郭欽徒戎。道明讎移鎮。逸少答深源書。上會稽王牋。俱樹義甚高。而詞多格塞。然杜穀劉淵父子李暉之文。較晉書者。則清越渾健。有西京風。不得謂晉無文章也。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貶斥後。乃盡變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軋。然其先爲駢儷時。氣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許之宏麗雄肆。權李之幽艷宕逸。俱足自植。然燕許中乾。權李氣穢。唯敬輿文體。雖仍當時。而義取管孟。厭人心。切事理。當其動盪沉酣。賈晁無以相過。實有退之所不逮者。亦未能遂言唐無文章也。祀竈日又書。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雖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爲教也。廣博易良。廣博則取類也。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探有得于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於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爲最。淺者謂爲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丸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於隱顯。義例見於回互。斷制寓於激射。實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鄰身任督帥。令不行於四鎮。故於虎山自剄時。著三百年天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實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士英。以定議。事見朝宗四憶堂詩。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福世子。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爲之曲諱者。蓋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反得從從罪也。既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實其并。不能求死於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各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爲亂臣之語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雖渡河。尙可截淮爲守也。至北都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遠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傾巢裏耳。故借書賈射利之語。以深致其誦。其士人負重名持橫議者。無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亭寫生香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

續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他。可立於人世矣。賢人在野。立巖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爲師爲長。端本爲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聲華。援黨與。以倚撫長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爲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 東海記傳奇敘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爲可恃乎。孰知到案即承之辭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即承。則斷無翻異已。受辭者方自詡以爲得情。豈知其沈寃有更甚於刑求者乎。漢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冊。雜見記載。孫轉運謂其誣服爲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聰。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伍伯。爲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緇竿白雪。則知孝婦之冤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絕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流毒千里不止也。且其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有所爲而爲。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孝婦爲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其實。顧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太倉王君季旭更之。其詞旨悱惻。其節奏簡易。吾知坐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內省之心。一時並發。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辭

如是我聞。於法果無所說乎。願解如來真實義。於法果無所得乎。章句積八萬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語言文字。無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狀者矣。靈鷲一公。嘗舉此義以難余。余曰。不立語言文字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積八萬四千者。嘗以譬喻而曉喻人也。無所住而生心。故於法無所得。嘗以譬喻而曉喻人。故於法無所說。一公曰。善哉。落言詮。寶蓮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龍象也。示余以法語若干卷。嘗哉不落言詮矣。余既樂大乘有擔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歡喜讚歎而題其卷首。以誥讀者。

### 問權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數百年琴譜皆出廣陵。廣陵固多碩師哉。近世之善者曰吳思伯。思伯之學。傳釋仙機。其別曰顏夫人。顏夫人

授梅蘊生仙機授釋間樞。蘊生沈精操縵。綴幕叔夜。名所居曰稽庵。以諭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聲。聲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觸而託之聲。後之人循舊聲而以託其所託。故聞其聲則必知造此聲者爲何如人。人所爲造此聲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與間公矣。吳君仙公未足以與此也。余按呂氏精通之辭曰。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噴曰。心非臂。而臂非椎與石。悲存於心。而木石應之。其博志則曰。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夜夢受秋齋於其師。明日其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今將教子以秋齋。尹儒爲言所夢。固秋齋已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聲聞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藝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則藝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學。成連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爲期。情固必移於海上乎。古人聞濤聲見劍舞而悟草法。覽山川雄奇詩文爲之增氣。是豈有迹象可擬。理趣可尋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適移之於海上。也是間公作圖之指也。

小倦遊園記

嘉慶丙寅。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後。樓得深陽史氏所藏北宋摹版閩帖十卷。條別其真僞。以襄陽所列定本校之。不符者右單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爲精。襄陽在維揚倦遊園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園。十餘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而爲之記曰。史言長卿故倦遊。說者謂倦疲也。言疲倦遊學。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何耶。蓋古之遊也。有道。過山川則究其形勝。阨塞。過平原則究其饒確。與穀木之所宜。過城邑則究其陰陽。流泉而驗人心之厚薄。生計之攻苦。這農夫野老則究其作力之法。勤情之效。過舟子則究水道之原委。過走卒則究道里之險易。迂遠。與水泉之甘苦。餒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至又有賢士大夫。講貫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疲。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也。今之遊者。則不然。資則謀在稻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談。醺逐酒食。此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予自嘉慶丙辰出遊。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心智益拙。志意頹放。不復能自檢束。而猶日冒此倦遊之名也。其可懼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余本中上資。庭訓受先子。提撕襍祿中。即云求在己。差長豔科第。七歲學八比。遂奪讀書功。祇誦易詩禮。未能詳訓詁。亦爲勦說計。然至關倫常。必審辨非是。諄諄人禽樞。升墜決于此。此學異吾鄉。羣嗤爲迂鄙。此心遠大路。已不躡荆棘。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載侍藥牀。夙夜讀選史。遐追逾麗詞。冥心探原委。雖云無師學。略能別善否。又復羨兩漢。豪士許國偉。遂攻權家言。成敗較絲縷。撫躬覺有獲。深晦遠衆魄。不幸背庭訓。立脚猶跛倚。幸天牖其衷。就食皖江涘。得遊大輿門。(朱石君先生)乃親爲人軌。遂覺汗浹背。有如暑絃泉。立身期返初。聞見亦差啓。乃嘆前所學。所得皆糠粃。乃知恥剽竊。真積務尺咫。三禮尙完書。能固人筋髓。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邇。續自讀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君卿書。研索植國體。創制兆興喪。經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參擬。望途可漸進。遂轉又中駁。幸每逼宿儒。容我居子弟。問難析其疑。一一銘心膂。劉生(武進劉蓬齋字申受)。紹何學。爲我條經例。證此獨學心。公羊竇綱紀。易義不終晦。敦復有張氏。(武進張泉文先生。諱惠言)。觀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從董生。(武進董士錫字晉瀛)。略悟消息旨。讀書破萬卷。通儒沈與李。(吳沈欽尊。字文起。陽湖李兆洛。字申耆)。益我以見聞。安我之罔殆。鄭學黃(陽湖黃乙生。字小仲)。心通許學錢(嘉定錢坫。字獻之)。神解既得明冊籍。又得親模楷。乃見善惡途。判異如河濟。乃令苟得懷。渙若冰釋矣。憶昔攻時文。殫精忘膏晷。房行囊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脈。誰知土偶耳。於今十年餘。棄斯等詩非。隨俗偶執筆。迺如決源水。讀書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曩驅。恨難窮富美。悠悠二十載。更張亦已屢。折肱爲良醫。斯語無虛訖。吾弟向盛年。聰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煩。有恥方爲士。

五言一首詠八比贈陳登之通判留別出都門

往昔奇溼世。演講爲小品。(山長排比講義爲時文。名制義小品。八比所自始也)於今五百年。用爲汲土頌。立言代賢聖。托體縱高迴。於中若無我。得毋伴優並。其法首肖題。譬彼服尙籍。偉議非應有。枵然嗟如瓿。韜精承與落。脫手彈丸正。裂帛力在外。張弦直斯應。立勢必求安。樹義定知勁。一語見真寶。萬卷相奔逐。琢玉必去瑕。鑿

金黃盡礦。王錢體初成。唐歸業斯盛。正聲終鄧陶。馮許漸焉梗。降及神宗末。公麼狡然逞。金黃起橫流。喘殺氣未靖。安溪差斂鐫。樸茂或傷韻。劉（大樞才甫）寶（光羅東臯）遙相望。高會軌不泯。殿奔有棲霞。（牟廷相默仁）風力最悽緊。矯矯百年內。望若懷霜隕。日下執牛耳。蔣（菊次竹）姚（學瑛善塘）聲實等。思力蔣則雄。風裁姚乃整。從學半簪裾。信受如追影。塵腐相擔擲。屈伸隨春蚓。利祿途則然。謬種傳無竟。豈惟文運頽。實見恥維儼。反經用狂瀾。土氣庶復振。竊欲掩狂瀾。棉薄漸非任。以茲卅載遊。事斯同禁脔。容易與誰談。深藏自守楸。不謂太邱子。壘時出獨低。以快同聲求。更爲吾道幸。所憾賦驪駒。被放急歸省。前期詎可預。服膺矢共永。揮手卽天涯。私心常耿耿。

或問

道光甲辰八月。予編錄論文之書既成。或問曰。先生之論文也。上自經史子集。下及倚聲傳奇。並闡其立意之淺深。糾其措辭之得失。可云切而備矣。唯八比爲儒者正經。而止摘五言二首入錄。讀者就求其法。則門徑不明。推廣其義。則感發無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學而不能八比者。然先生述學詩云。房行囊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脈。誰知土偶耳。則先生於此道實深。何不據少下勤求之蘊。示學者築筏。以執此化者之口乎。予曰。八比取土。歷年五百。忠良英俊。類出其中。義醇詞淨。本於經。議鴻識壯。釀於史。描摹精切。依於子。波瀾洪遠。源於集。與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結體褊小。風裁矜整。故用法爲尤嚴。而取勢爲尤緊。古文言皆已意。八比則代人立言。故其要首在肖題。而肖題之機。決於審脈。脈有來有去。其長章巨節。以中間一二問語命題者。文中詞意俱不得出本題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縱。必使牽全身以一髮。現全神於一顧。然意則全身全神。而筆仍一髮一顧。乃爲能事。其單句爲章者。發此言也。有由。便是來脈。如其言則得。不如其言則失。便是去脈。故八比尤以單題爲緊要。關隘以其題未具。間架。梁柱皆須意造。故也。然古文言皆已意。故貴能蹈實。八比代人立言。故貴能導虛。古文雖短章。取盡已意。故轉換多變態。其牆壁寬而峻。八比雖長篇。取協題情。故推勘少迴互。其牆壁隘而亮。自有八比以來。果其能者。未有不外嚴牆壁之守。而內導導虛以求制勝者也。而或薄爲小道者。正以其體成於法。意妙在虛。責其

實際不足當宇宙有無之數而已。然其疑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墊。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爲備。故工於入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觸礙者。則入比實足以爲古文之導引。唯其始也以入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入比氣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習。竄舉而自慕前哲。博覽典籍。窮力古文。而不能入比者矣。若幼習舉業。繼攻古文。古文可觀。而不工入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蓋入比皆父師督責而成。用心專。積力久。於入比尙無所得。而謂其能窺古文宏深之域哉。習入比者。無論姿性之利鈍。父師必宜擇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簡練之文授之。并使熟讀其旁批總評。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經書時。則與之講明訓詁。使通字義。成篇之後。看其出筆。筆力峭拔者。則使讀子厚明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簣項水心鑿其思路。筆勢縱橫者。則使讀長沙東坡同甫之文。而以陳大士黃陶庵蕩其胸懷。筆情幽雋者。則使讀傅季友任彥昇陸敬輿歐陽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鄧荃陽和其韻調。筆致重實者。則使讀劉子政韓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陳臥子熊次侯資其典贍。筆意竊深者。則使讀戰國策太史公之文。而以錢鶴灘金子駿誘其雄肆。此後則聽其自爲。俗吾所好。而非父師之所能爲力者矣。唯一切講章。自永樂大全以下。斷不宜使之寓目。自望聰明。至學庸書本戴記之二篇。文理顯暢。自宋仁宗御書之。以賜狀頭王拱宸。時儒率援以立說。此不過射策家頌聖之技耳。及南宋考亭別撰章句。合論孟名爲四書。抹煞仁宗書賜一節。而以爲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禪門所謂獨標心印者。其徒從反覆辨說。愈解愈縷。實則繹釋本文。何不可解說之有。凡是理障。尤宜棄擲。事義理存乎人心。隨所學爲深淺。既明字義。又明文法。而必依人爲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謂矣。唯文物典章。無可鑿空。書闕有間。漢儒已有不能盡通者。而四書內典制。則三禮鄭注。尙可考覈而晰。近乃東經籍於高閣。使後生小子。繙誦典制。文林文環等刻。詭以傳訛。果能概從屏絕。求之遺書。即其質性弱勢。不能誦習全經。招集二三同志。分門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沈淹歲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試題多割截。在主者不過欲杜抄襲之弊。既通文法。臨場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謂了學而能者。而時師乃以其鉤意嵌字。織小無可比似者。珍爲秘授。使佳子弟窮年兀兀。卒無一得手處。是可歎也。要之入比一道。本非甚難。而士人業此。並時百萬。積二百年之久。其卓學可觀者。

曾不能十數。則以利祿之途。人懷僥倖。朝驚南轅。暮從北轍。前邪後許。謬種流傳。驟風氣而壞風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豈唯八比之佞劣而已哉。

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序

世巨提抱受方數。先子卽教以字義文義。乾隆辛丑讀大學中庸。卒業。頗疑曾子述夫子之言。門人記曾子之意。文勢何以與孝經論語迥殊。子思道傳孟子。孟子晚而著書。後中庸甚遠。而孟子體切激盪。不似中庸平衍。及丙午讀禮記集說。乃知大學中庸係小戴四十九篇之二。陳氏於目錄下止注朱子章句四字。而不錄本經。則以學庸配論孟。名曰四書。蓋自考亭始也。細釋禮記各篇。大都周末漢初諸儒。抱殘守缺。或雜述三代遺制。或散記七十子遺說。是大學殆記者傳聞。周國學中略例。而瀆以己意。中庸則一篇讀聖論耳。未見千聖心傳。必在此簡。先子嚴毅。世巨質問稽妄。卽加呵撻。懷疑莫釋而已。及嘉慶初出遊。乃見十三經注疏。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而孔氏申之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中庸鄭目錄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而別錄則皆屬之通論。初不言曾子述孔。及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世巨竊自幸。小小所疑。與先儒舊說。微有近似矣。洎閱宋史。始知仁宗御書此二篇。以賜新科狀頭王拱宸。時二程方在估學。承學之士。競爲誦習。如近世舉子指事頌聖之爲。而程氏徒從日多。論說有流傳者。至南宋孝宗以太祖六世孫承統。與仁宗世遠而源殊。故考亭於淳熙末。爲學庸章句。遂以尊信表章之功。加於河南程氏兩夫子。以樹赤幟。而悉改鄭說。於大學則移補兼行。中庸雖無所移補。而割裂舊次。以分章節。玩章句及集註。皆先標綱領。次晰條目。強經就我。一行以南宋時文之法。中庸註體勢尤近。蓋大學規模宏敞。中庸論議幽蹟。編簡無多。誦習爲易。推暨可廣。立說易成。觀理宗淳祐視學詔書。則四書刻本。已爲當時官童習之編。利祿之途。專歸章句。以迄於今。幾使師儒不復知有鄭孔矣。然而絀澤鄭義。在大學。註能得曰。得爲事之宜。註煢煢節曰。此心廣體胖之詩。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註聽訟節曰。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孔氏申之曰。聖人不惟自誠其意。亦服民使誠意。註所惡於上節曰。絜矩之道。

善持其所有以怒於人。治國之要盡於此。註樂只節曰。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註言悻而出節曰。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註生財大道節曰。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在中庸。註喜怒節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註道之不行節曰。過猶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註舜其大知節曰。兩端過猶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註強哉矯節曰。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註費而隱曰。言可隱之節。費猶儉也。道不費則仕。註無入不自得曰。謂所鄉不失其道。註父母其順曰。謂其教令行。使家室順。孔氏申之曰。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家室。註治國如示掌曰。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註焉政在人曰。在於得賢人。註取人以身曰。明君乃能得人。註利行勉強行曰。利謂貪榮名。勉強謂恥不若人。註勸親親曰。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不同。義必同也。尊重祿位。所以勸之。不必授以官守。夫官不可私也。註至誠盡性節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致太平。註優優大哉節曰。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註維天之命節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註仲尼祖述節曰。此以春秋之義。明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是真作聖之梯航。致王之塗徑。而可爲百世法守者。而章句所集。不過命嘗作慢。不言后土者。省文之類。于其微言大義。概從刊落。其意以爲不如是。則無以大尊信表章二經之功。使二程直接孟子。以承會思之統。而暨千載不傳之新說。故也。然宋儒奉格致誠正四字爲心印。以格致爲始。誠正爲終。其初諸儒說格致。尙無一定。自章句釋以卽物窮理。一若親承先聖提命者。於此而語以鄭君知善惡吉凶。所終始。格來物事。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好來也。鮮不笑其不辭。抑知鄭君本易繫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立此義。爲大學專以教平天下之君子。其本端於誠意。其效著於格物。意之誠否。徵之以知。知之致否。驗之以物。物之善者無如德義。其來也有財散民聚上好仁下好義之得。物之惡者無如貨利。其來也有財聚民散。言悻入貨悻出之。失見休休有容之君子。而舉之先之。而致保子孫黎民之利。見實不能容之小人。而不能退之遠之。則使爲國家務聚斂。有舊害並至之殆。自古君人者。辟於所習。任其所偏。敢爲自欺。以與善者爭勝。佛人

之性。爲天下僂。皆由於意之不誠耳。是故鄭義宏遠徹切。無可非議。無有滲漏。又况一旦豁然貫通。愚誣之論。乞唾餘於頓門者哉。且自以卽物窮理。爲聖學之基。澈悟之源。一時綴學之士。惟長源樵仲山堂伯厚端臨諸君子。專事考核。雖精粗不一。臆說紛見。而工力不可厚誣。然諸君子皆不在傳道之數。其自命傳道之英。則皆未嘗於此致力。言行無復相顧。其書具在。可按而知也。至我高宗欽定三禮義疏。命還舊觀。全錄鄭孔之說。以表源流。於是方聞好古之士。以古義說二經者。有十數家。大都謂鄭本無可移補割裂。而穿鑿附會。亦時出其間。凡以此十數君者。少小熟聞二經。爲孔門傳心秘密。而文以耶君通論之說。事理有必不可合併者。所謂宰質虎皮。見草而悅。宜其無足以昌鄭君也。今讀族兄紀三先生鄭本大學中庸說各二篇。其大學上篇。立不固必達兩義。推衍致字。以伸鄭君。而明好惡之不可不誠。下篇明誠意爲本。歸於以誠。取信於民。雖稍易孔氏之次。發明鄭君博學。可以爲政之意。則同。其說中庸也。上篇明中和之用。而不駁不易之訓。下篇明體生之德。而不駁幹事之喻。辨而不爭。斯可謂鄭孔之功。足以津遠來學者矣。世臣老矣。幼涉憂患。壯困奔走。宋學旣非性所好。漢學又不能自力。老大傷悲。無可言者。族子慎言。自袁浦郵其尊甫遺書。屬爲弁言。故略述鄙意而歸之。先生諱汝翼。紀三其字。先生著述之富。校勘之勤。世臣於壽先生九十序已詳言之。故不贅述。道光廿有七年冬十月廿七日。族弟世臣讀書於白門倦遊園。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卽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爲提攜。鬚髮古處。先生爲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斲。心殊敬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名。先生於文敏爲猶子。弱卽以詩見長於文敏。先生之溫厚。其澤詩教深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人。己未春。先生作夷陵遊。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涉三巴。十月返武昌。先生前至月餘矣。余自七八歲卽好詩。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道。有同居歲計者。不知余事韻語也。楚北兵興。途次多壘。斷壁頽垣。損心怵目。往復三數千里。吟詠頗充摑憤而已。見先生乃出以相質。先生謂沈密多厚意。卽自出舊稿三冊。爲言少作多散。及遊粵乃自檢輯。近者偶有涉筆。才力亦非盛年。又言詩人

有佳薄二三十首。足以自雄。工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詩。柔質如其爲人。其入古深遠。非篤學銳思者莫與知。余鄉思忽興。卽當別。恨不獲久待先生。然半月間。自鬱於詩道少益。則先生之詩之移人遠也。蓋楚遊二載。知交惟先生爲終始。今行矣。前期未可定。書此作別。非能序先生詩也。

胡眉峯詩序眉峯原名梅曉更名量長洲人

眉峯年十九。題詩于虎邱石壁。爲朱笥河先生所見。遂招播入都。笥河爲風雅宗。天下名流出門下。然常曰。妙才黃仲則。奇才胡眉峯。故都下言詩必推黃胡。眉峯博學。無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館方開。求熟明事者。大學士王文端公劉文清公合詞延眉峯。而眉峯斥王氏明史稿爲穢書。非事實。駁正數十百事。二公不能從。遂佩囊鞭躍馬。從吉林將軍出關。洎入都。而廷議裁革巡臺御史。眉峯走告二公曰。果爾則臺民必叛。卒有林爽文之變。眉峯旣因蹶。笥河言于陝西巡撫畢官保使同出都。而眉峯一見。卽勸其速回陝。兵練標下以備回民。官保以爲妄。謝罷之。旋陝不數月。而回民叛。官保大驚。專弁入都招眉峯。其客曰。眉峯語常喪氣。聞者輒不祥。遂止。眉峯乃從孫文靖至雲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謀。眉峯怒。絕去。仍入都。而湖南議收折收苗布。眉峯曰。吾素知湖南官吏遇苗民無狀。徒以懷朝廷恩德耳。若必收布稅。則苗民立叛。嘗事聞者目笑之。未幾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虛起。兵事連者且十年。眉峯旣不用于世。益使酒作爲歌詩。然疎懶不錄。所至輒散失。嘉慶辛酉。始相識于揚州市上。眉峯頭白且童禿。行裝惟酒具一劍一襖被一。而酒酣耳熱。縱談南北邊形勝。扼塞述古人成敗之迹。如指掌。又誦其詩數十百篇。皆奇氣空涌。不可控制。嗣以愛子夭折而病劇。夫人又相繼逝。遂欲削髮入山。旣不果。出遊無所之。頓躓吳中。至木瀆居義學訓村童。道光紀年。吳人以眉峯老且病甚。口授壯歲之詩。百不及一。因爲收集十數年來。讎集酬酢之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適過眉峯。眉峯臥致。旣不能起。執手且泣。且語曰。慎伯知我。爲我序之。我住世七十二年。無一是處。讀書萬卷。豈誤我。我自誤詩書耳。慎伯明述之。使後世知所戒也。時仲則歿已卅餘年。友人哀其詩數千首以行世。至家有其書。眉峯雖坡。然尙存。而著述零落殆盡。天之困詩人也。常不遺餘力。故少陵之家屬。餓于同谷者七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曾蓮臥病

江上其子爲土偶所祟。至不血食。仲則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歿。無嗣人。天之所以困眉峯者既已備至。而復使其詩散佚無存。茲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見眉峯之人已也。狐狸理之而狐扣之。是以無成功。天生眉峯。而厄之如不克。至是極也。夫。天平人乎。後世其何從讀眉峯之詩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書于都下。

書述學六卷後

右江都拔貢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慶辛酉至揚州。訪容甫而歿已八年。得儀徵阮尚書所刻述學。其題詞曰。心貫九流。口徹萬卷。又有廣陵通典至精覈。繼識其甥畢貴生及其子喜孫。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與阮本無異。又于蘭亭冊前見其畫像。就求遺書。則皆容甫自以屬其友寶應劉台拱。惟校讀之左氏傳。說文解字。二書藏于家。然其所丹鉛者。皆理纒迹。非精義所存。乙丑予再至揚州。與貴生同榻。而容甫入予夢。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是者三夕。與貴生共咤其異。而喜孫叩門人再拜曰。劉先生病甚。召喜孫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歸舟阻風。三日乃得達。先子草稿紛糾。非吾子莫能爲訂定者。貴生曰。舅氏已三日自來屬慎伯矣。慎伯其無可辭。時盛暑。予竟十日夜。爲稽核稿本。乃知述學者。容甫弱冠後。節錄以備遺忘之類書。自于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者才數卷。至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檢說經辯妄之文。并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冒其名刊行于世。廣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錄自夫差開邗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廣陵對乃其要刪。而楊行密以後尙闕。原題曰揚州通紀。改曰廣陵通典。又乙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貧。無師而自力。成此盛業。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年三十而體勢成。麥可觀采。四十五以後。才思亦略盡矣。既自刻二卷。而心知未愜。然劉君受付囑者十餘年。才校刊三分之一。又時以世俗語點竄之。容甫文長於韻論。而甚深穩。偶有一二語直質者。則加以芟蕪。及喜孫載稿本歸。而精誠遂感予憂。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哀也已。雜稿四冊。各厚寸許。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者。惟靈表一篇。每篇三四稿。詞各異而皆未成。予爲集各稿之精語。不致一字。而成文仍如容甫之筆。別刪說長參。詭夫子。京口浮橋議。月令明堂圖諸篇。而更劉君所點竄者。題曰汪容甫文集。釐定爲正集三卷。其翻酢之文一卷爲別集。以授喜孫。世人皆稱容甫過目成誦。而使酒不守繩尺。貴生母。容甫親妹也。嘗語予曰。先



兄每日出謀口食，夜則炳燭讀三禮四十行，四十遍乃熟，性不飲，終其身猶未沾唇。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應發頭字皆端寫。余駭其稿本良然。容甫三十二始出遊，至大興朱學士安徵學使署，名益起。然學士豪舉幕中多盛氣少年，觀容甫與朱武曹書，志在遠大，使不出學士之門，所就當有進於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孫氏死于非命，然孫氏被出後，予至揚州時猶存，蓋人言之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予皆得見，能言其學之所至。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抑以饑貧無藏書，比壯常遠遊，及晚歲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故不能竟其業。至其爲文，柔厚澁逸，詞潔淨而氣不局促，則江介前輩，罕與比方。貴生有其豔而無其厚，又已早夭。近時揚州有劉文洪，孟瞻攻經籍過容甫，文筆亦幾近，而工力傷薄。楊亮季子，充其樸茂，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淺狹，以艱澁尤傷邊幅。二子皆年少好學，常從予遊，是當踵容甫而起者矣。喜孫宦遊入都，中間相失十數年，道光壬午九月，喜孫乃以此刻來貽，悉改亂非予所定，亦有數篇爲喜孫續訪得，而予未見者，容甫之靈能自致于予，而不能終阿護之，使不變動以自存其真也。悲夫。

###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冊，故友陽湖韓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爲人，其紀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數語盡生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臆而談，洞達真契，推勘物情，不事豁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敘述臨仕宦子，則支離拖沓，有所諱諱，必擲掄顯要，卽論訓守士長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無蔽也。子居性不欲有所後於人，而義昧蓋闕，故於古先賢哲所不言，與言而不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流涕而無以加子居，震雷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盡者，子居之文，必傳於後世，然其必以是數者致累，亦無幾也。然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蕪，無肯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迥近。子居嘗歸方邪許之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其兩集目錄，述古人淵源，所自當已，然與人論文，書十數言，仍歸方之膚說，將毋所與接者庸凡，不足發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予將訪哲弟敷子寬於海寧，子寬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也。故書以詢之。

舊業堂文錄序

天下之所爲貴士。與士之所以自貴者。亦曰志於利濟斯人而已。然學不足以輔志。則夸大少實。識不足以將學。則迂疎寡效。氣不足以持識。則瞻顧無成。然或負氣太盛。又常致激切憤事。如山澗暴雨之集。橫潰四出。一往而涸。明俞都御史凌海樓先生。由知縣擢御史。廷諍天下大計。拜杖歸田。及起用原官。風操彌厲。朝政幾肅。肅庸顯擢。旋被中傷。迹其氣矜之隆。意必句決目眦。字流血痕。而章疏詞指。巽婉和易。一若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者。可謂好直而不蔽者矣。至被誣廢棄之後。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禪悅者。已爲超絕流俗。而先生居於澤國。深求疾苦。委曲達當路。卒使水有所歸。出鄉里於溝壑。是其用之不終於國者。必求有成於鄉。守氣平。用識審。夫豈矜名買價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耶。先生詩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孫曙求之數十年。乃得錄副。苦窳窳。擇其實關世用者。得若干卷。鈔付梓氏。使後世尙志之士。受而讀之。如坐和風祥日中。而知驚駭怒霆之不克有濟。而賦性寬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棄於委靡焉。天下事庶幾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贈方彥闢序

吾聞子瞻氏之論文已。其論六一居士曰。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簡言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諫爲忠。其論范文正公曰。公少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乃其出入將相。迹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其論樂全先生曰。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一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成敗有驗於後。吾又聞子瞻氏之論學已。其告張琥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是以善學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告吳彥律曰。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夫沒者豈苟然哉。是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則未嘗不溺。故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是故舍禮義忠孝。是非

成敗則無所言文矣。舍文則無所言學矣。舍學則無所言道矣。然而世遠道喪。以剽字爲學。勦聲爲文。其上者乃能鉤稽名物。刻鏤風雲。正己則失要。治人則無功。師友謬說。聰明錮蔽。是故自任斯文之重者。有根於性。有成於習。舉世競爲俗學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陵削。則共以爲能。而有人焉。遺遠世俗。自辱所聞。言依於禮義。心泯乎得失。雖擧怨怒。諉以至於頓顛瀕危。而不悔。窮則守之以終。而教誨其子弟。蓋則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其爲文也。則能究人情之極。況於直道。以上繼夫作者。此根於性者也。有人焉。倡之於前。而健者聞而慕之。獨處則以古爲師。羣居則擇善而執。慎守其術。積通所明。不撓於勢利。不惑於浮議。其既也以己度人。而其理同。以身體物。而其心安。故其文亦能黜華言。濟實用。不悖於作者之旨。而其達也。可以不負所學。此成於習者也。毗陵方君彥聞。有志於用世之道。爲吾友晉卿所推。年三十名譽噪都下。求舉輒不當於有司。近世之用人也。驟士獲兩舉。輒以試於政。子瞻氏曰。學醫者人費。政之費人也。甚於醫。與其不幸而費人也。毋寧費時。彥聞篤學而工文。故稱所聞以告之。並以質之晉卿焉。

#### 贈余鐵香序

嘉慶辛未夏在都下。吾友陽湖惲君子居。爲言新建有余君鼎者。字鐵香。年少負奇才。爲詩文下筆輒數千言。詭誕可觀采。又能持鐵槊重十二斤。上馬擊刺。簸敵風旋不可止。其意氣激昂。差似吾子。子居故罕所許可。其言可信重。及丁丑秋。乃識鐵香。常劇談夜終。因以徵子居之不妄嘆也。然生才易而成才難。才不用而使人咨嗟歎息易。見用而能必成。成而能與人相安。安而可久爲尤難。夫才人負氣銳往。徧讀古今書史。抵掌論天下事。若無可爲者。一試於政。常苦紛更而易敗。及數經挫折。又遂鍛鑿鋒銳。浮沈流俗。是故士無銳氣者。平居事襲績。剽竊以求悅於有司。幸弋獲而與人民社。齷齪昏昏。播惡釀亂。不可爬梳。其有銳氣者。又以未閱歷而少成。及其閱歷稍久。乃卒歸於庸容。是天下事。卒無有能理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守氣以恆。而養氣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有物有恆。未能遂言無過也。見過而震悔以補之。所以能遠於不恆之羞。則東坡其人也。東坡少年銳意天下事。及其晚年。立論與少壯如出兩人。然其心乎濟世利物。百折

而不回者。終始如一。而晚乃彌摯。觀其前後論議之殊。蓋悔者屢矣。然其用悔也。在斟酌事理之當否。而一身之崎嶇顛蹶。不以介於其間。此東坡所爲深契周孔元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爲百世才人師法者也。予齟齬時。待先君子受孟子。問曰。今天下內外官吏。皆以讀書取科第。皆讀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貧富相耀。宗族煥散。耶。兒異曰。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先君子曰。兒骨相非貧賤者。然推此意與。其必不容於流俗已。然而慎保初心。毋爲習俗所染。况事變不常。非一人聰明材力所能備知。見其慎之。遂賜字曰慎伯。謹拜受而心識之。稍長。讀東坡文。益銳意欲任事。而好言兵。繼知管兵者必明農習法。隨地諮訪。察土穀之宜。明山水之脈。乃集論自漢以來刑法諸書。以迨現行條例。推世輕世重之故。以卽於人情。又恐今古異宜。求官書讀之。以窺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既踴躍無所設施。又食貧不能治生。乃蓬轉依人。隨時建議。或獲聽信而施行。時有窒礙。則潛更暗轉。以救不逮。蓋亦屢有悔矣。然自念大閑未逾。雖叢謗集身。幾至危殆。卒未有蕩去繩檢辱身辱先者。是以屢困而守之不變。不爲士君子所棄。子居長於予十五年。其爲人果健。爲文勁直。爲官剛介。皆與世俗相違背。更折磨者數四。而不改其初。庶幾成才者矣。鐵香稚於予亦十五年。相其意氣於子居爲具體。非予所能爲役。然未經挫折。一往奔放。其歸不可不慎也。予之得交於子居也。以嘗悔而不誤用。故自述生平。以質鐵香。鐵香以子居故。不以予爲妄誕。其卒能有成而不負生才也。則予所當與鐵香共勉。以期無媿爲子居之友斯可矣。嘉慶廿二年。九月廿八日。

##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予以嘉慶壬戌至常州。先生前卒已四年。而常州人士稱文獻者。必首先舉先生。以爲樂善疾惡。坊表人倫。多職前言往行。其爲文常依於闡幽顯微。至再三而不厭。殆荀子所謂君子必好辨者也。予旣慕先生之爲人。不及見。因求其書。積數十年不可得。及道光己丑。先生之女婿張君翰風。宰館陶。爲先生校刻遺集。予取道過從。因得受而讀之。其詩導源香山而不襲其貌。反覆委纏。必盡其意。長律七古爲尤工。其文則長於記事。論說以達意爲主。而橫直自成體勢。望而知爲有德者之言。足以取信來茲。自唐迄今千餘年。以文名者十數家。以詩名者數十

家。並以馳騁變化。成一家之機樞。爲後世法守。而學者耽精疲神於此十數家。數十家者。規撫形模於長短疾徐之間。蓋亦有庶乎維肖者已。而常不足。當有識之觀采。夫豈古人不可學。抑爭章句之末者。固未能與於言志載道之大原也耶。故其傑焉者。沈研古籍。必比類以吾身所親歷。按切於吾心。既了然無所格闕。乃屬辭而注之。自述所見。其條鬯旨趣。絕去依傍之迹。而又不至於橫流奔放。則其所謂。雖未足與彼十數家數十家者比。而能使讀者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足以自植而不朽。故自唐以來。有書傳而不甚著者。又不啻數十百家。先生則其流亞也。先生無子。以從姪爲嗣。說者謂先生忠厚嚴正。既博學雄文。不得於有司。無所設施於世。而天又靳其嗣。息耶。然往昔達人。如漢之揚子雲。唐之李太白。孟東野。宋之程伯淳。近世之顧亭林。是並文切物理。道周世用。彼蒼蒼之不可知者。何獨至先生而疑之。予少遊大興朱文正之門。大興實先生尊甫門下士。淵源可溯。予近又與翰風爲至戚。托親串之末屬。故不辭不文。而書其梗概以告觀者。

#### 方岩夫軫詩序

予以嘉慶庚申冬。訪翰風於鏡。翰風握手。卽爲言有方君岩夫可與言詩。而岩夫已聞予至。炳燭相過。從劇譚徹宵。次日以五言四章爲贈。其情動於中。以成尙德之文。沈鬱而不激詭。清迴而不促數。庶幾作者之風。因與極言詩法源流。所自嬗變之故。上自陳思。下迄次山。其於言之順序。唯以能斷爲深。而驟轉平流之中。壯密足以履險者。有相應之樂。無壹聲之失。蓋予展側楚齊吳越間三十年。所與極口論詩者。翰風而外。唯岩夫而已。是後則辛酉秋聚白門十許日。庚午秋於韓江一再見。而岩夫遂化去。道光壬辰春。遇子佩於都下。岩夫猶子也。集錄岩夫之詩。欲梓行問世。而乞予爲序。夫以岩夫之詩之工。而真知者唯翰風與予。則求知己於身後。又豈易也哉。然天下後世。如有能以予言詩爲然者。則岩夫其不死矣。

#### 韋君繡詩序

謝君默卿嗜詩。遊宦於吳。與吳中詩人習。而拳拳日稱道。自以爲弗如者。則韋君君繡。及識君繡讀其詩。默卿固非妄嘆也。夫詩之爲教。上以稱成功盛德致形容。爲後世法守。次乃明迹懷舊陳盛衰。所由以致諷諭。下亦歌

諒疾苦。有以驗風尙醉醜。而輕重其政刑。繫古流傳之什。風裁不一。其要必歸於此。自當路君子。以總持風雅。爲己任。退斥苞苴。進詩辭比。羔雁。其中程式者。大都入耳而不煩。及其遞陳間作。則又能別第肥瘠。膚本以爲酬報。儀秩之高下。於是文人才士。莫不瘁心力。搗聲病。以必得嘗大雅。雖與古作者殊科。而其擷藻遠采。稱其排比。所以奪人口。移人志者。亦一時得失之林也。予自齟齬學詩。成童以選。篤秩頗掩。弱冠出遊。鉅公結納。若不及。然嘗公黠游覽。贈答之際。苟心中無所欲言。輒之不能成章句。始知所學非所用。自分薄植。卒無以與當代名流角。逐者。遂輟其業。而所遇以益窮。一昨小住默卿官廨。又識蔣君澹懷。讀其詩刻刻而不露。舉體渾脫。典籍奔走受。驅駭。以視君纒。清迥相軋。而精能過之。言詩於吳中。莫或先二君矣。然二君故才力。瞻逸及責。以羔雁之能。則亦有近似鄙人者。坡老不云乎。二生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肯爲親。又欲索書往尋黃魯直。其窮未可量也。今二君致窮之具。既不後王岸程邊。邊厚予如恩舊。雖斯世無黃魯直。而君纒且索予序其詩。欲以尋天下後世不可知之人。雖坡老亦當爲之咋舌矣。故錄藁寄默卿。幸爲予拉雜摧燒。揚灰於衢。以當廣柳之送。且告澹懷。無爲其後來者。

趙平湖政書五篇跋

余少服孟子尙志之說。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笑之。則應之曰。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記有之。學也者。所以學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長之事。不當於爲士學之乎。其後讀韓子。至縣令子孫累世。累世。故人重之。則又喟然曰。韓子亦士之傑焉者也。願自卑其志。如是不事士事。而語民是浚。是故今之長民者。見利莫爲與。見害莫爲除。非必識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當其始爲士也。蓋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爲長。則又重韓子之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復自變其說曰。與利除害之政。唯可行於古耳。或且謂與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見諸實事。於此而告以尙志之言。若必不能以爲非。則曰是匡居常談。臨事輒不可用。謂爲雖善而無徵也。江陰趙君球琳。固宦遊浙中數十年。屢膺大邑。而持論顧與鄙人相出入。於條理加精審焉。凡民生所疾苦。諸公羣以爲無可措手。而泄泄置之。且因以爲利者。則皆察幾審勢。援例比案。而詳爲區畫之。其舉也甚易。其

推也無害。民難既紓。官困亦解。作爲五篇之書。以詔方來。是可爲善而有徵者矣。世有尙志之君子。讀其書。得引以自堅其志。卓者亦無以飾其說。以助波靡之風。民亦斂止。汔可小休。吾於趙君之書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吳包世臣謹

讀白華草堂詩集跋

余性僻於詩。無所師承。而冥心深悟者十年。似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嘉慶庚申秋。識陽湖張琦翰風於白門。張君曰。吾子高才絕學。而溫柔敦厚如是。是必深於詩。因相與爲深言。出舊草二千首屬張君。張君爲刪定。存什一二。曰後人讀之。而深求其義。足以遠政專對已。何必多。余自此遂輟韻語。道光乙未春。因爲程凌壑厚堂。識鎮平黃君香鐵於都下。黃君詩名滿宇內。示以刻行之九卷。而屬爲序。黃君詩刻行已十餘年。載筆通儒。欲得序其集者甚夥。願以命余。媿不克當也。讀其詩。少作已成體勢。節奏轉換。緩而不弛。和而不滑。庶幾有德之言。壯歲漸變而適上。緩仍舊。而和若少遜者。然新意時出。真吾迴然見矣。衰酒劇譚。常至中夜。笙磬之同。自晤張君後。閱春秋三十有六年。未有若吾黃君者也。夫推極詩道所致。其卑微幽渺。可以奪造物之權。變人心之度。使寒燠不能操其舒慘。哀樂不能主其欣感。斯固作者偶得之而不自知。讀者心領而無以言狀者也。至於念衣敝則知愛。狀車聲則知敬。剌變俸則感陳斧。故哀疏遠則備掄盼情。是則體之不可不明者也。或無端蠶起。萬類驚心。或文外旁情。一縷彌布。或琴流逆赴。而束以一峽。或一源下注。而散爲衆派。或崖勒奔馬。或梁繞泛聲。是又勢之不可不明者也。焉境萬殊。用法一貫。論志者感其微言。行遠者脩其盡飾。窮原竟委。吾無以測黃君藝之所至矣。余往求吳越間久。所見工詩者。有無錫趙函良甫。長洲蔣志凝澹懷。然皆未嘗與論其得失之故。殆於失人。於今悔之。異日黃君。或遇二君。出此相示。嘗有雅契。且藉以補吾過也。

述古孝子詩序

人之心不可使放。放必由於無所事。心無所事。而不能無所之。則放矣。故古者教人。於平居則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行以柔齊。趨以辟夏。使此心無時無地。不有所事以守之而不放也。至於居喪。則主哀而不尙容。自成服以

坐免喪。歷三載之久。而身以廢業。無所事事。若非有東江之心者在。不能保其不外馳而忘哀也。是故始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凡以自管其情。目之所觸。聲之所發。無非歸厚之教。設此闢以防其心者也。分宜趙南庵先生之執母喪也。居廬之日。檢古孝子事迹。摘敘其略。各綴以五言二韻。積二百首。蓋三載之中。無日不與古孝子相晤對。劘巨痛深。情難自已。與古人喪次讀禮事異。而求心於哀。則無殊也。先生五世孫芝巖茂才。年少工爲文。不忘祖德。以是編見示。乞序而梓以傳之。後之得是刻者。罔極之思。有不覺其油然而生已。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至五世。而手澤益彰。其斯爲君子之永錫也乎。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夫詩難言矣。厄山以學詩爲教。而可與言者僅乃二人。降及李唐。傳人萬數。而其至者。伯玉子壽太白子美次山而已。何其靳耶。蓋詩教主於溫柔敦厚。然其旨趣。寓於意者半。而發於詞。存於氣者亦半。是則無迹象可求。非言語所能喻也。夫以詩之關鍵。見於迹象。其激射隱顯之可說。以言語者。常倉卒不能得解人。况微妙於此者耶。是以余馳驅楚蜀。幽燕吳越之郊。四十餘年。詩人莫不識。而可與爲深言者。唯陽湖張翰風。其次則歙方若夫。荆溪谷保緒。高涼黃修存。東鄉吳蘭雪。蕪陳秋舫。無錫趙良甫。桐城汪奕之。吳蔣澹懷。鎮平黃香鐵。而若夫奕之。皆吾皖產。若夫之氣厚。奕之之詞柔。俱有得於詩教矣。而若夫資力爲深。自若夫奕之相繼物化。有後起者。吾未之見也。道光庚子。余待辦豫章。多暇日。倪蓮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詩板本見示。並言汪平子余伯扶非江季持匹。擬別刻專行之。而請爲序。余受而讀之。太守之論。蓋信季持。余曾一再見於白門。不知其能詩也。今讀其詩。庶幾有窺於柔厚之旨。不及若夫而軼奕之。是足以爲吾皖三家矣。篇什雖不充。素絲十句。品證上中。陝郊一篇。心傾杜老。亦奚必求益擇肥。如買菜市瓜之爲也耶。余嘗謂不失人。以季持觀之。則失人正多矣。工詩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則信夫詩之難言矣。

王海樓勸詩序

詩之爲教深矣。其深者必於溫柔敦厚而不愚。詩之用有美有刺。溫柔敦厚。意其主於美乎。然古今傳詩之用



於美者什一二而應制教。希恩澤。充羔鴈。不足與於詩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風雲月露體物卽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於比物。連類以致寄託。聖門之說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則詩教殆寓於刺耶。蓋詩義六。而用在於風與興。一氣相感謂之風。微言諭志謂之興。而所以妙風與興之用者。則曰離合。曰隱顯。顯則與人以可見。隱則與人以可思。可思故無罪。可見故足戒。離合者又所以妙隱顯之用者也。隱顯離合之用彰。故其詞溫柔。溫柔故無罪。其旨敦厚。敦厚故足戒。已無罪而人足戒。且何愚之有。以此爲教。不其深乎。漢氏去古未遠。流風猶存。魏晉以還。藻績迭興。而先覺不乏。比及有唐。射洪曲江青蓮杜陵道州。是其選也。宋之眉山。亦庶幾焉。不由此不足以爲詩。不解此不可與言詩。則匪惟其教深也。而言之實難。同年生王君海樓。蜀產也。於射洪青蓮眉山爲後進。自幼好詩。數十年不勦。前以貴作宰浙江。厚膺大邑。被議左遷。來豫章。復入都。再鑄級。仍以貴復官。道光王寅。自都返豫章。哀其被議後詩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讀之。蓋駭駭有離合隱顯之意。詩固難言矣。遇可與言者。又不得不言。故與爲深言。卽以爲弁。

#### 澹菊軒詩初藁序

近世論詩。類以俚色描聲爲工。若其出於閨閣。則羣託以爲奇。抑思國風所列。半出婦女。尼山刪詩以維世道。夫豈以閨閣故惡而存之耶。夫溫柔敦厚。詩教也。微言相感以諭其志。詩法也。循法以知教。其工初不修於聲色。漢魏既遠。南朝專取詞藻。有唐力窮聲調。故俚色描聲之業。以日盛。至以詩爲羔鴈。而聲色之外。殆於無詩矣。然而長言詠歌。極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依詠和聲。而言志之旨益明。則俚色描聲。固亦詩道之馴而必致志士多感。女子善懷。苟有能者。必歸於此。陽湖張宛鄰先生詩。浸淫漢氏。而與余獨有笙聲之同者。此也。先生長女適昭文。吳彥懷比部者。爲孟凝。恭人。著有澹菊軒詩。斯能紹家學。而昌詩教已。憶余以嘉慶庚申。徒步數百里。過訪先生。恭人才訕齒。其女弟緯青。婉綉若綺。多在孩抱。閱七八年。則姊姊詩詞。稿皆成帙。緯青幽雋。婉綉排粟。若綺和雅。各得先生之一體。恭人則纏綿悱惻。不失於愚。屬詞比事。必達其志。飾族膏澤。多所自得。被文采而能高翔矣。比部詞壇之雄。倡隨自爲知己。尤藝林所希有。道光辛丑。恭人年五十矣。其弟仲遠。吾甥也。梓行其集而屬序於

余前序出劉君廉方其言既至允而恭人之學成於艱苦窮困者若綺後序又備述之余故揭恭人之詩法以告觀者若徒見其詞藻之溫麗聲調之悠揚而驚嘆爲闕閤之傑是仍昧於詩教未足與論恭人詩也

爲朱震伯序月底脩齋語

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夫感人之速莫如聲故詞別名倚聲倚聲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膩脆矣清矣而不澀則浮屯田夢隱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真白石則殆於兼之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唯玉田白石耳淮海時時近之清真屯田夢隱失之彌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聲之么妙鏗聲惻惻動人無色而豔無味而甘故也揚州專力詞學自冬葉汪君冬葉受法於吳祭酒祭酒于詞尙傳色其氣濁其格靡以膩浮爲能事冬葉力能擺脫本師求諸兩宋以自立繼起則西御王君尤能博綜諸家而心知其故震伯續自得於聲脆如冬葉清如西御澀則隱隱在齒牙間爲一家之所不及養之以學術煉之以境遇則意內之妙吾將於震伯旦夕遇之矣

金篋伯竹所詞序

詩詞賦三者同源而異流故先民之說詩也曰微言相感以諭其志其說詞則曰意內而言外而說賦既曰古詩之流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經是詩與詞若有分疆畫界者豈非以其觸景物而情有所寄托於美人珍寶以爲韻論雖本與之一義而流弊有別致乎詩自漢氏分五七雜言迄唐氏季世溫柔敦厚之教蕩然已而倚聲迺出其體異楚俗襲詞名者蓋意內言外之遺聲也然其詩流傳之章委約微婉得騷人之意爲多與其詩大殊蓋其引聲也細其取義也切細故公而善感切故近而善入五季兩宋之能者並臻茲妙自茲已降靡者沿流揚波而不知其本俳諧諠浪以爲能事蔽銅且四五百年及近人錢黃山始鑿其突而臯文翰風二張先生繼之高才輩出復兩宋舊觀篋伯之尊甫嘗從臯文先生遊篋伯又親問益於翰風其工詞也宜矣並世工詞者莫如董晉卿董君二張傳業之愛甥也余嘗語之曰吾子賦亞文孺子山詞兼清真白石然吾子詞材伐之

兩宋是猶未免時世絀也。導源濫觴。以楚騷辱其體。不亦可乎。董君然其說。卒未能遷業。余苦筆重。體氣不相入。以箕伯詞之工。遠來問序。其不謬余言也明矣。箕伯果不謬余言也。則伐材於湘沅。以大倚聲之門戶。是二張所未先覺者。拔戟自成一隊。吾不望之箕伯而誰望乎。

琴都宋月臺雜駢古文鈔序

唐以前無古文之名。北宋科舉業盛。名曰時文。而文之不以應科舉者。乃自目爲古文。時文之法揭而隘。古文之法峻而寬。寬則隨其意之所之。或致大偏於法。於是言古文者。必以法爲主。然其時之能者。無論伯長太伯始事之倫。即歐王蘇曾絕足相繼。力矯時文之弊。而卒不能盡消乎有明。利祿途歸。入比時文之法。較嚴於宋。而士人習之又最精。其間有志復古。如震川鹿門者。所爲古文。猶不及其時文之善。若其專力屏絕時文。一語不以入古文者。則不文而已。何其難耶。蓋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爲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爲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備於言之先。然言之無序。則物不可見。物即可見。而言不可以行遠。故治古文者。唯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讀書多。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原。反之。一心而皆當。推之。人人之心。而無不適焉。於是乎言之而出之。以有序。此間世之英。古所謂立言之選也。其能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必使其言爲吾所可言。所嘗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嘗受。而後言之。而言之。又循乎程度。是則可以爲有序矣。是故有物之言。時文有時可與古文同。有序之言。則古文有必不能不與時文異者。此之不可不察也。月臺宋君。承祖若父之家學。致力古文者數十年。波瀾不尙壯色。論議不求聳聽。唯斤斤以無序爲戒。是固知所先務。足以加人一等矣。近世古文。推桐城姚氏。其造詣實能別時古之界。所言信爲有序。門下士如陳石士侍郎。梅菴君戶部。皆異之。孝廉吳仲翰明經。皆親承指授而有得。然唯吳君爲能真傳姚氏之法也。宋君嘗問業於姚氏。治之不已。何遽不與吳君並稱高足乎。予不敏。文於古人無似。而謬爲羣流所推。許。宋君既不恥下問。於是乎書。

樂山堂文鈔序

人莫不有所欲言。言之有章則爲文。故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文之所以精者。曰義。曰法。故義勝則言有物。法立則言有序。然以有物之言。而言之無序。則不辭。故有物者不可襲而取。有序者可以學而致。是以善文者。必盡心於法。以爲言。而不敢縱其所欲也。自漢迄隋。集傳百三。隻句碎字。珍若球珎。有唐以來。遺文漸斲。而千三百年所盛稱者八家。是外雖名氏在人口耳。尙不翅數十家。而已若存若亡。其魏科廕任。因乘資力。結集累卷。快盛剗者以萬數。世無得而稱焉。彼萬數者。豈不心勤沒世乎。迴旋踵化爲糞壤。夫八家者。又豈敢必後來之竟莫比並哉。至所謂數十家者。文固不後於恆人。加以德業在當時。藉得留其文於若存若亡之列。噫。何其難耶。然而是八家者。則既千載如生已。士苟有志斯文。莫不尊之如父師。親之若椒蘭。而並時儕輩。幸得廁名焉。亦復託以不朽。始歎文字之力。吹枯噓生。功同造物矣。然吾聞歐陽子爲文。脫稿卽糊牆壁間。出入塗乙。至不存原文一字。夫歐陽之初。冀其超越尋常。豈顧問哉。而必塗乙。至不存一字。乃自慚。則知韓柳王蘇曾之造詣。亦必爾也。昌黎之頌李杜曰。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則知古人。皆作之多而存之寡也。李杜集有兩三稿並存者。則知古人。雖再三改竄。而猶有未定也。樂山堂文鈔。曾君受恬之近作。置郵相質。並乞序。曾君以楚南之望。仕優而學不恥下問。其於文也。遇題便作。作之良亦多矣。多作則可以待刪。刪而慎存。又益以管政。若歐陽子之自程者。工力深。風裁峻。澄汰渣滓。菁華秀發。今人何遽不如古人哉。古人彙絕如八家。是固天廩。非人力所幾。然浸淫乎不懈以及之。其必不與前此之萬數者。同歸泯沒可知也。故書之以薛會君。

齊物論齋文集序

說者謂天地之氣日薄。故古今常不相及。然而。在物者。鄧陽之磁。端州之硯。近產則高出前代。其在人。黃魏施范之奔。自昔無與比。乾隆中。增試唐律。而近日工試帖者。願優於唐。邵戴二錢。王段之於小學。推原古訓。博辨不支蔓。爲宋氏以來所無。賦則自南朝不競。逸響莫繼。予心儀前哲。私誦絕業。及見晉卿作。深幸德之有鄰。益嘆其秀出。不可到。繼又讀其古文。說經有家法。情深文明。取勢琢詞。密而不褻。委婉而遠。於姚冶。依八家成法。而健舉能自拔。晉卿時年始二十有一。予反復雜誦。爽然自失。謂之曰。八家雖唐茅所次。然無以易之。前人欲離去者。其

文率詭誕。無統紀。墨守則推照甫望。傑然者。猶不免爲嚴家餓隸。奸流僵走不自耐。姬傳近出。暨望傑爲純淨。而彌形局促。吾子勉之。充其材力。抗顏八家而爲九。其在斯矣。嗣又得容甫文八十餘篇。子居文二百餘篇。而讀之。可採者什二三。予嘗謂子居曰。子之文勢。鸞鷟凌厲。接武介甫。容甫文得逸宕於彥昇季友。繫援蘭臺。以摩八家之壁壘。而旗鼓未足相當。二君故自爲強國執牛耳者。虛之十稔。終嘗以歸晉卿矣。子居領之。晉卿遊楚豫。齊趙十餘年。晚歸袁浦。所至求文者。嚮集。晉卿面柔不能拒所請。又不欲以千秋之業。徇人。率紆迴宛曲。必欲讀者於言外喻其指。以是益不能自別於永叔介甫。而拔戟成一隊也。以晉卿之奇姿間出。又有學以濟之。徒以困於所遭。不得獨行其意。晚更困於病。工力中輟。以不能盡其才。豈非命也。夫唯予弱植。謬焉世人所推。而晉卿從。尤至。年將五十。自度所學。終不可見用。遂亦有志斯舉。舉芳八家而不受籠罩。蓋庶幾爲。然奔走數十年。荒情相乘。學殖盡落。辭不副其意。予故以悲晉卿而更自悲也。晉卿文無不以示予。所見尙倍於此刻。此刻爲申着所選。而申着病甚。實出門下士手。文存者多少。作。晉卿三十以後文。固爲酬酢所苦。然亦有觸事發意。優於少作者。而選多不存。晉卿文既不能盡其才。此刻又不能盡晉卿。唯幸賦則全錄。其所以攀班張下。亞江庾而無愧者。猶足使後來有志之士。信古今未必不相及。而及時自力也。道光癸卯重九日。安吳包世臣書。

書陳雲乃延恩罷讀圖本字登之近改字雲乃

道光壬辰。雲乃以郡倅籤分江蘇。未出都爲罷讀圖徵題詠。中外能詩者。各以詩贈。大抵謂雲乃雄文碩學。屢躡場屋。至以費進身。出試幕僚。則爲不得其職。宜其憤激慷慨。而爲此圖也。既至省。以示其友包世臣。世臣則謂雲乃平日讀書。若僅爲科第計者。則當拮据。斷爛塵腐。以期必得。何以穿穴經史。求立言之本意。歷二十餘年。遭挫折而不改。是故將有以用之也。今逾博學不出之歲。及鋒自試。豈復有所憾哉。然則斯圖之作。正孔穿所謂王事如龍。勤慎之義也。世臣既未仕。又素不學。然頗悉近世故事。達民間情僞。以雲乃之才識。得益以郡縣事。不足忙亂其身心矣。吾第恐雲乃未涉世而知懼。既涉事。願以爲中流自在。若不足爲者。漸乖作圖之本旨。願雲乃常守勤慎之心。臨事必按以方策所載。是否有合而後行。是其於讀書也。欲罷不能。則吾道之深幸也。洎於視事。受

民人社稷之寄。接閭閻小民。隨在修孝弟力田之教。進都人士于廷。與講貫立身處事之體要。仕優則學。又安能罷談也哉。

復李適堂祖陶書

適堂先生同年足下。尙齊太守來。奉手書。委曲明著。訓誨以所不及。深感深謝。世臣自幼失學。家無藏書。至壯聞見。詞以餓驅出遊。遂廢佔畢。幸所至不見棄於賢士大夫。隨在求師。略有領悉。又性喜體驗人情事理。攬論今古得失。如蛩蟬自鳴。非敢言文。何論於古哉。膠蒙四方名流。加以獎掖。甚至指爲壇坫。推執牛耳。世臣頗有自知之明。廿餘年不敢承也。而友人辱推彌至。遂有往復論文諸書。不過悉愚者之慮。數他家之寶耳。足下沈精斯道。且三十年。耳目至廣。趙宋以來。大集小編。無不搜覽。衡其輕重。平其去取。世臣何敢出旗鼓以相當。重辱雅教。亦不欲默默。尊論有物有序是矣。然以搭架式起腔調嘗有序。則世臣所未喻也。又謂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全云云。鄙見以爲文體莫備於漢。唐宋所有。漢皆有之。且有漢人所有。而唐宋反無者。尊論明代喜稱秦漢。近代喜學六朝云云。明代王李諸公之陋。已經論定不具說。近代學六朝者。唯見汪容甫一人。此外等之自鄙。烏覩所謂喜學六朝哉。又謂震川不搭架式起腔調。世臣三十年前。曾覽其集。於中酬應之作。居什五六。莫不以架式腔調爲能事。此固不得不爾。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擺脫此四字也。惲子居欲以子書救八家之說。自是賢智之過。子居得力。全在介甫短章小傳。定稱高足容甫之文。經世臣手定者。爲其子弟所亂。述學二卷中。說經未爲精湛。然有深通古人文法者。什可二三。世人盛傳其廣陵對琴臺銘皆下乘。哀鹽船文差有哀雅之致。亦非上乘。至如釋三九狐父之盜頌。弔黃祖文。沈叔園狀。馮按察碑諸篇。則妙絕於時。至世臣所謂惲汪兩家可以抗行者。以足下既深於子居。故言之以廣其意。非謂必足下探容甫入文錄。庶可不朽也。太守言尊選已刻。成此盛事。近世文集。人不盡見。得此刻可以廣其傳矣。至於人心嗜好。斷難強合。如入都市者。各市其所欲。豈不爲笑備也耶。尊論作室作樂兩喻妙矣。然離宮別墅。公菽孤調。又豈可無法而成之哉。梁柱必正。官商必準。不可破碎。不可散漫。本無間於大小也。大要作文難。知文亦不易。非知其詞之工拙之難。知其用意所在之難。

也。古今傳誦之文，無如龍門答任少卿書。童而習之，擗撫無虛日。自翻臺載入本傳，以書中有推賢薦士四字，因下賁以古賢臣之誼一語，揭爲緣起。若就此四字，推尋答書之意，則書中數千言十七八，皆如醉如狂，讀者不得其所以然之故，則爲之說曰：據發一肚皮憤懣不平，試思據發憤懣，遂果爲宇宙至文耶？李少卿答蘇武書，依仿結構，書內略撫來書敬語，用意往來，實如影響。何此書除令刀鋸之餘，與私心刺謬數語外，悉似狂易耶？二千年來一大疑案，習焉不察。世巨於此稍窺其微，一語道破，則字字皆有着落，故敢獻疑於足下。請檢本而朗誦之，默思之，累日兼旬，或能示及以決之，則此生之幸也。六國表序，魏其武安列傳贊，始皇本紀贊，皆人人肄業所及，然讀者不過熱其腔調，以供擗撫。世巨細究之，乃知其枝枝節節，觸處皆不能通，既已得疑，反覆全書，似能見其深而通其意，足下好學深思，故并獻焉。至於八家，昌黎取材至富，雖原本於孟子，而得筆不止一家。柳州以下，皆得之韓呂二子。永叔東坡所得尤多。夫所貴於子書者，謂其晰理必至精，論事必至當，言情必至顯，爲後人所不能及耳。非謂其製體修辭，異於後人，遂以爲新奇可喜也。是故子居以子書救八家之說，未爲得也。自八股取士之後，士人進身以此，此體文律至嚴，吾人用力於此，亦較他業爲深。少小誦習先正時文，稍長則讀八家之近於時文者，以資潤澤，故士生今日，工時文而不能古文者，多有矣。若工古文而反不工於時文，則斷斷無之。若其少小習時文，規撫房行，以侍弋獲，得手之後，託言古文以爲名高，過此等輩，唯與之唯諾委蛇而已。不必與正言莊論也。八家與時文時代相接，氣體較近，非沈酣周秦子書，必不能盡去以時文爲古文之病耳。若謂以子書救八家，則八家何病而待救耶？世巨雖淺陋無似，然於列代文集，亦曾致力，來論疑世巨以八家爲不足觀，似不應妄誕至是，唯不能自謎其目，單歸方之袂以求塗耳。足下賜題中衢一勾，非菲薄所敢任，唯後段擬以非倫，故前書略致其意。此次承索原稿，欲刪訂後段，具見從善如流，亦見俯察鄙人，非爲標榜傾軋者，謹如命奉繳，恐太守行速，燈下匆匆，唯不吝教益，是所禱切，順問道履無恙，世巨頓首。

答陳伯游方海書

伯游仁兄足下。日昨二小兒自白門返豫章，敬詢侍奉安吉。揚州館事甚好，爲慰。次早小兒啓篋，出手書，辱承

系念深至。嗟歎枉抑。詢所事是否結正。並問貴省有德有造之士。展緘三復。有如握晤。自閏月初十。星使北轅。事即已結。若謂枉抑。則昔人遭遇。或什伯於此。無足言者。至貴省爲文學數澤。僕荒落頽唐。何足以知之。然所知亦  
有足述者。永豐徐湘潭字東松。癸酉拔貢。年近六十。詩古文名甚噪。積稿至七八寸。多自加鉛評騭者。盡以見  
示。其詩不過酬酢。略以詰屈語自飾。無關詩教。古文嘗得手時。饒有黯然以長。油然以幽之致。且無時文氣息字  
句。間雜其中。唯傷散碎繁絮。良由居地既卑。求請者率鄉里富人。斗米百錢。視爲奇節。以致黃茆白葦。一望觸目。  
僕諄勸其刪節自珍。而驕矜已甚。殊爲可惜。若能澄汰沙滓。庶幾鈍翁之後車矣。生性迂緩。跬步滋疑。然自守不  
苟。誠一鄉之善士也。南昌姜會字樟圃。庚子舉人。年四十餘。博聞強識。而文筆蕪漫。又所學專求前人錯誤。極意  
指摘。以誇精博。至古人命脈所存。可以內檢身心。外起溝壑者。反在所略。似未能卓然有成。在貴鄉殆亦原甫容  
齋之嗣響也。金谿黃鑣字子覺。附貢生。年三十餘。耳目亞於樟圃。尤熟明史及貴鄉前輩故事。弱冠時讀注疏。隨  
手摘爲要刪。略附按語。頗有關發。貴鄉爲此樸學。子覺外竟未見有替人自作詩文。多至七八十卷。八股筆力掙  
拔。而太無格轍。古近體詩貌似從模。古文次第順適。而並傷淺薄。僕愛之甚。所以將順匡救之者交至。至有塗乙  
其通篇大半者。子覺不以爲非。語人必曰。生平第一知己包安吳也。然徒義不勇。又寡人而有薄倖之僻。恐未能  
日就月將以盡其才也。南豐吳嘉賓字子序。戊戌翰林。文筆俊爽。好讀書。能受書。年三十餘。此子能不變不怠者。  
殆不可量。金谿舉人楊士達字耐軒。年二十餘。其祖讓字少晦。君子之有文者也。僕與其兄適功撫部交久。因識  
少晦。而少晦遠矣。耐軒頗有志於繼響。爲古文下筆明淨。唯邊幅太窄。然可望其有成。新建李遠。觀字惺齋。年二  
十三。食餽已八年。江西時文舊推陳章。然大士之超逸。大力之沈着。必不可合。惺齋能合大士大力而彌近正希。  
實一奇也。僕會奉檄磨勘落卷。閱三四千人試文。又校閱豫章友教洪都三書院課義。無能彷彿之者。新喻張懋  
芝字雲閣。年二十三。亦已食餽。八股時趨耳。而排比穩洽有聲色。亦不可多得。二生舊業皆止入股。雲閣近館省  
垣。僕使之讀毛詩傳箋。亦時時有所見。新城陳傳字廣夫。伯仁太史之子。石士侍郎之諸孫。年三十餘。泛覽百家。  
爲諸陳冠。詩文亦有卓犖之概。然自率資性。未見真實工力。南城曾協均字笙巢。年二十四。賓谷撫部之幼子。八



此文筆矯健。近年閉戶寫經。語次殊多妙悟。南昌龔鉞字漚可。年七十餘。需次學博。好學不倦。四部俱有探討。嗜爲詩。五言雅近陶蘇。而溫雅謙抑不自足。與貴鄉人士大殊。廬陵蕭國琛字崑圃。癸酉選拔。官南昌府學訓導。年方五十三。三十年館穀盡以市書。積三萬餘卷。僕時時過從。論說偶及崑圃。入內檢本。隨手即得。通世事而自律嚴。有血氣。重交遊。爲古文雖未成。而門徑視時賢爲闕大。僕在貴省將六載。所知盡於此矣。前哲有永新賀子翼先生名貽孫。與叔子同爲遺老。相距才三四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可考。有激書五十七篇。可四萬餘言。大旨學韓非呂覽。而得其深。澧勢亦据二子爲本。書皆記載村落俗事。就見聞而推致之。則處亂自全之術。撥亂反正之規。悉於是乎在。唯每篇起處用呂覽舊法。而頗涉眉山永康策冒。少小所業。結習難化。以爲疵類。叔子擬之。嗟乎後矣。求人物於貴鄉。立言則賀永新。立功則李臨川。殆難與爲參矣。激書外間無本。上高李祖陶字適堂。僕同歲生也。治古文三四十年。有選刻國朝文錄四十家。又別錄六大家。然不過編纂校核之勤。唯傳激書之功爲鉅。遠承足下不鄙。問訊諄至。故直書以相聞。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遠。幸勿廬念。辛丑五月。

###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千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租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雅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徧。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誦誦常至數千徧。必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澁之。則民不敬也。回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

此文筆矯健。近年閉戶窮經。語次殊多妙悟。南昌龔弇字漚可。年七十餘。需次學博。好學不倦。四部俱有探討。嗜爲詩。五言雅近陶蘇。而溫雅謙抑不自足。與貴鄉人士大殊。廬陵蕭國琛字崑圃。癸酉選拔。官南昌府學訓導。年方五十三。十年館穀盡以市書。積三萬餘卷。僕時時過從。論說偶及。崑圃入內檢本。隨手即得。通世事而自律嚴。有血氣。重交遊。爲古文雖未成。而門徑視時賢爲闊。大僕在貴省將大載。所知盡於此矣。前哲有永新賀子翼先生名貽孫。與叔子同爲遺老。相距才三四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可考。有激書五十七篇。可四萬餘言。大旨學韓非呂覽而得其深。灑勢亦據二子爲本。書皆紀載村落俗事。就見聞而推致之。則處亂自全之術。撥亂反正之規。悉於是乎在。唯每篇起處用呂覽舊法。而頗涉眉山永康策冒。少小所業。結習難化。以爲疵類。叔子擬之。嗾乎後矣。求人物於貴鄉。立言則賀永新。立功則李臨川。殆難與爲參矣。激書外間無本。上高李祖陶字邁堂。僕同歲生也。治古文三四十年。有選刻國朝文錄四十家。又別錄六大家。然不過編纂校核之勤。唯傳激書之功爲鉅。遠承足下不鄙。問訊諄至。故直書以相聞。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遠。幸勿廬念。辛丑五月。

###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予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遍。童子曰。讀書反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輒誦。常至數千徧。必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謂不莊以泄也。則民不敬也。回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回。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攻。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

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即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慎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自泰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况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即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泰州。阻風孔家涵。仿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莫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既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奉被摩其膺。尚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徹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顛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實。嘗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包世臣。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輯五字觀之縣學生 馳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

父夏葵字重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魯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澄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信以詩。任城文駭以書。著聲開寶間。於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於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

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姪折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床前。乃前嚮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毀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於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予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殺處。五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准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予攜君同游揚州。與焉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邁。吾弟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回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恪邊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於體。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即以見得失。寓笑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譬說。詩義幾晦。爰托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詰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其貫穿馳騁。分散探纂。拾遺而不抵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廣。探擷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

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夫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類，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夥，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審，然自爲之，則手不釋卷，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銜鬻以徵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閩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闕入中岳爲歎。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誨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情靡，皆執禮於師友之間。於古文推揚湖渾敦，教子居爲百年巨手，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聞，造詣未可量。於制義，推盧龍蔣第次竹，於書推懷甯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濤公，讀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恐胎爲說，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入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頌，嘆君文沈麗，爲入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予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回不愧爲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曉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罷歸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毫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即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弔，若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岐視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翟淮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綵，資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

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君好學如是而不祿。鮒背拊髀。黃口扶直。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續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袁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曷世臣。技猴謹狀。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泣涕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脚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祇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天。然因舉主識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嘗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喪事。用敢將吾師之未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即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即得其示。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乎。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鬪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於師可知也。余既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系曰。

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賴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笥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

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證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略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尙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三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銘曰。

昌黎謂蒙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 與陳孝廉金城書

世臣白念庭足下。辱枉顧荒寓。是日張館陶櫂舟至揚。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達戌。洎得見。又聞尊師孫君不祿。增人悽惋。館陶抱璞不剖。老死風塵。然雅儒名徧士林。循吏績在輿誦。年政七十。孫君纔以諸生促壽旅次。所遇尤絀。是以雖傾蓋交。而與館陶之道義固結三四十年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稱孫君命。以沒世之疾相屬。孫君學業。真所謂不假良史之辭。即足下萬里奔會師葬。世臣有生所未聞見。固由高誼絕俗。非孫君何以致此。此豈復鄙文所能輕重者。重辱賢師弟見許之深。不敢自藏固陋。殫思謬作。錄于另紙。足下所述孫君世系行治著述甚備。別後繹思。仍有須面詢者。次早走答。而舟已遣發。故並陳其所以。恭肅公遠在趙宋。若是孫氏始遷祖。則宜詳其所自來。因何隸籍。若非始遷。不符書例。曾祖與祖俱有隱德。未能切指事實。則近常談。故書系止及一代。非故爲彌也。妻與子女。于例宜書。足下談次未及。故闕字以備補填。至孫君著述。大都宗漢。則闡宋諸編。自係初地。故稍易其次第。夫疋附固爲陋習。而調和亦非真詮。孫君書故未見。然曾略聞緒論。即校子韻疏證數事。其深於漢學可知。由宋歸漢。關造詣淺深。不必更加瞻顧。爲調和之說也。通經略一書。最有裨於來學。天下未嘗無有志之人。大都爲師友所汨沒。遂致裨販經史。徒資弋獲。人心世道日付頽波。足下以高第弟子。

所望必竟盛業。較復齋通解。尤足毗輔名教也。榮名無既。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韋布傳文既罕。傳而盛者則尤罕。良以枝葉單寒。難成蔭實。近世聞人。唯侯魏身俱不達。然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體靡氣茶。不足厭觀者之意。甫及百年。聲稱已滅。是其傳否。正未可知。况世臣少本不殖。長更就蕪。質庶無五噫之謠。握管無離伏之歎。白華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風摧排。以視侯魏。情事相反。而賢師弟以爲必能信今傳後。久而益光。恐論者不以爲知言也。然世臣亦未敢自棄。每至臨文。必慎所許。恆慮一字苟下。重誣後世。各山通邑。並聽之造物而已。流水不滯。聊助一噓。陰寒累月。伏唯爲道珍重千萬。十一月十日。世臣謹白。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疆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載覆。以爲名實相副。得報可。時君之曾孫。瑩官游江蘇。以君遺集。援鶴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恆不著書。而繕閣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後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先後持論。迥異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大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於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覓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廢察典。嘗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豈翹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引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



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述君勇退無滯滯，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卹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閻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謁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蓋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尙書，諡端恪。雍正中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瑛，早世。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閱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致思，籲請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待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國家俎豆，胥暨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旣者耶。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慎孟瞻、寶應劉寶楠楚楨、溧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寶叔、甘泉楊亮季子儀徵吳廷鵬熙載、王翼鳳勾生，既各爲文辭以記其學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溧包世臣以丹書之曰：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諱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秦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隲，常達旦不寐。又以肇經聲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賔，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密，據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真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逾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國儒者，選揚，五傳至君考錄，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穉，繼娶楊氏，生君及和素。

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毓。岐秀會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儻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稱以其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月。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予弟世榮。季懷從。洪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夫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間。諸君既皆困蹶。無善狀。季懷願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爲之續。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坡。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踴躍而心傾也。悲夫。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塾作雜傭。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徂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晝且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近士人。然或僂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膏。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祺。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未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即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識予。問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熱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

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授君以爲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欽洪梧君。既洽鄭氏得要領。又從今寧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郭。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與詞頤。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謬。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消至粵。與阮公商榷。剛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求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鑣。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病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鑣雖始訛。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嘗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減矣。君獨尙樸。學。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無僱庸而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編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愈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鷲父鷲。乃寄江都。君夔且魯。好學根性。自知儲蓄。不蹶而正。古有都養。抑聞牧猶。十五年所。其精不遺。吁嗟凌君。遠與爲儔。名則既振。福迺不皆。抉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鼓譟。章明先訓。粵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藐諾。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劬於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陳公

讀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議相與板行之。以嘉惠閩士。猝遽此變。陳公慎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資其葬。儀徵劉文祺孟勝檢遺篋。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廿卷。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勝與寶應劉寶楠楚楨。予族子孟開。約義軒繕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附於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仲祖墓。同人以子韻道羸時。不可不表也。以屬予。予以謂子韻少工駢文。喬麗常冠儕輩。詞與孟瞻及予弟季懷友善。因以次締交於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唯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識。備聞二老面商推之辭。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勸天下。一變揣摩塵腐之習。繼聲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僞。則擗擗斷爛之弊與。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塵腐之未能也。然遂袞袞躋清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年間。風尙二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嘗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迄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柢。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驅。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同邑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與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俾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毅小城。厚脩許鄭。尤長於輿地。駭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益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蓋吳越英雋。略備於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志乎古必遠乎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迺斷至乎古之心。然而太史讀功令。至於廢書而嘆者。不亦深悼鬱滯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居館職者。唯玉樵申受。未幾玉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左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獲一解。遠蹟

春官。遂生之計更迫。餘子則因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年以後。小仲瞻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樵家食不祿。曉樓以養病斃於道院。入秋而申受疫沒京邸。子韻旅哀園館。右軍所謂感兼傷痛切心哀寤不已。又云嘗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摧剝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卅一韓傳均。蒼隸溧水今邗濱。靈邗再傳璋瓊琇。瓊次子柄君其冑。以柄後璋璋有孫。孫知好學祖顏溫。母李早世戀楊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維君失職以學瀕。吁嗟中材何以勉。孝劍總角抱遺書。君子之澤自茲遠。

皇清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載熙吳縣學生 妣錢氏

考培宗馳贈修職郎 妣馬氏馳封孺人

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

君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吳興。分吳江遷郡城。再遷木瀆。爲吳縣人。至君六世。君深眉鉅目。仰鼻而短脰。面麻黑。碩腹下垂。行步蹇連。語言纏啞。年逾三十。乃得以縣學生員就嘉慶丁卯江寧布政使司試。領薦赴春官。又輒蹶。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寧國縣學訓導。庚寅九月奉馬孺人諱歸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箕衍不勝喪。後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歿。有孫懋官。次瓜衍天衍。皆業儒。君質亞生知。而力同國學。幼侍馳贈君習爲詩。稍長自程誦讀。家極貧。書值千錢。輒無力購致。假之藏書家。莫肯出全部。得數冊持歸。計日繳換。然必求要領篇爲要副。淹通羣經。尤長禮與春秋。摩挲諸史。尤熟於志。旁及百家故記。官書野乘。古今專集彙集。類鈔劄記。究其條緒。悉歸於統。旣弱冠。念漢書至深至博。顏注旣淺陋。復多盜竊范氏。後書雖簡略。而義存寶錄。章懷雜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宏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彙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餘萬言。於以正謬補闕盡之矣。凡以植國之體端。由制度。漢氏雖近古。然雜秦立法。爲後世濫觴。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詳哉乎其言之。損益悉陳。得

失備見。使來學有所依據。以當後王取法者。既成。寓東於余曰。此書發蒙啓覆。鉤稽黃串。然親見其成書。或加省覽。會莫能終一卷。覆瓶之歎。何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誰。蓋君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與君皆業荀子。嘗推論爲國以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悖亂廢禮。嘗使天下學壽稱無可旣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誥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博驗寶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氏注出。雖得列學官。然多入以邪說。陰欺禮教。其盡左氏也。逾於明攻。余涉左氏淺。聞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郵示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略陋。並爲補綴。別爲考異十卷。以闢百家淆亂。則信乎從訟左規杜之後。而加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禿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九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酈氏水經註。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禿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臆。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足互證。與近今志乘之目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蒐討未逮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山川之高深變遷。流合派分。昔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唐宋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臆測。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詩。雖云瞻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略尙多。故補註韓集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集注共四十四卷。又注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真積。樂逢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流謬觸目。隨手糾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望誤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單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繕古書至數。唯所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稿尙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則導源魏晉。晚乃頽然自放。然而屬詞比事。必有所處。嗜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氣骨蹇舉。脈絡微至。其聲皆然而沈。其色黝然而幽。爲自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震出。盡破唐宋壁壘。而自合矩矱。一可爲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驕人。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徹。唯少小頽事口腹。遊處有不暇釋音。新

來久。要之。實。又遇僕隸過谿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裝稍潤。有華服數事。交遊復共揜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曲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刪定舊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攜稿本訪君於木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垂論方來。莫不珍同鴻寶。功力羸綽。殆難強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尙易。宋世不刊之書。唯涼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萃材。非一人心力所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探纂。事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述其成書。郡國利病。宅京記。不過捃拾之勤。輦域志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鑄金。而學止一孔。唯日知錄。閱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間出小小考證。仍不免帖括末技。顧宛溪胡臚明齊次風。覃精水地。優義居多。顧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述。專家成名。於斯爲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徵實能窮探羣籍。刊落疏通。大都精當。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君博聞兼綜。同符顧錢。以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采鴻囀。非二君自完邊幅者比。學問之道。務多無龐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籍甚。而藝菲尤盛。余薄植無可指數。因躡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任矣。竊述所知爲狀。寫付瓜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一編君集之末。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真知之者。唯包慎伯之言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 翟秀才傳

秀才諱鞏。字儀仲。姓翟氏。吾涇之水東人也。本沔陽張氏。遠祖有爲漢王大將者。漢滅。其子自鄱陽避難至水東。依翟氏以居。冒其姓。支裔繁衍。而真翟氏顧衰弱。今別爲老翟家云。秀才貌癯而善病。沈思寡言。慎交遊。與先子特善。乾隆丙午。先子始肆力爲詩。戊申冬。先子與秀才同爲吳氏客。出詩百餘首。屬秀才點定。秀才嘆絕。亦錄其五七言尤善者十餘首。以質先子。始相引爲道義交。己酉。世臣侍先子至郡。應科試。始得謁。王子先子病瘳甚。舉世臣自白門歸里。而秀才已以是年先期謝世。年四十一歲。無子。癸丑。世臣求藥物於水東。因過秀才墓。作詩

曰。忽忽過荒墓。長懷濯秀才。神期乍譚笑。文采竟蕩蕪。寒谷泉空咽。衰楊葉自摧。誰憐霜草宿。蕭颯北風來。世臣  
逕。爲先子言秀才墓荒涼狀。並誦詩。先子唏噓不自勝。久之問曰。兒詩大似儂仲。何以能此。不肖言自八九歲侍  
几席。常課學。輒自讀文選。嗣大人從戴氏假得全唐詩。不肖繙閱之。常徹夜。心有所觸。輒效爲之。稿累五六百首。  
大人病不敢以請。先子曰。吾事詩晚。又苦腹儉。不足稱其意。兒能終吾業者。異日當以此致大名。消先子棄養。不  
肖負米筵轉。秀才自錄詩稿竟遺失。近唯記其病鶴曰。洒落凌霄翰。蒼苔緩步行。窮愁但有骨。江海豈無情。露下  
寒生警。松陰影獨鳴。寢龍伏螭爾。得意尙縱橫。歸燕日。歸燕詩何處。高秋影漸稀。慕儂非盡室。舍舊獨知幾。翠嶼  
涼風冷。銀塘白露晞。存身深閉戶。還復候時飛。吾溼在唐有萬巨者。太白贈詩云。吾愛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  
一來遊。相歎詠佳句。是必工詩。然片字無存。唯許棠列於大歷十子。全唐詩錄其五律二章耳。開宋及今千餘年。  
未聞有知名士在人口耳者。先達侍御趙星閣先生。先子之業師也。嗜爲詩。自刻其各體詩二千餘首。爲漱芳居  
詩鈔。亦以五律爲最工。其渾厚過秀才。則居使之然。而完善精到。殊不及。工力固不可誣也。胡玉樵世瑋庶常。亦  
嗜詩。前在都下。曾出其稿本各體千餘首見示。夜即自大。非求益者。才氣固可造。而未就軌範。非秀才比也。然近  
人爲詩者日益多。又未見有能及庶常者。才難之嘆。豈唯吾鄉。秀才故蓄一端硯。誤碎於地。因仿毛穎爲端硯傳。  
以自况。文多不能記。不審其族尙有傳本否。世臣蹉跎至年七十。日內自編前後論文之書。因補爲此傳。使訪詩  
于吾溼者。知許君之有繼聲也。

論書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族會祖槐植  
三。獨造世尙。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  
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背之。雖誦讀。時不聞。稜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



懷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管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身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南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搨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華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聚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福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既心儀。適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游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王戊秋晤陽湖錢伯坳魯斯。魯斯書名籍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綫。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鉤。吾就此垂五十年。纔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莖芽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唐裴廟堂碑。及秦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於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王弼之謗。唐文鏡隸之譏。旣屬夢囈。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善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批。批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秘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長終乾。南宋以

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嘉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於副毫。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秘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偃偃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致一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既乃集前後所言。掇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卽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與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於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攻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尙緩。而翰風尙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儂徵吳廷鸞。照載甘泉楊虎季子。高淳黃洵脩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汪。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良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剛發管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於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

拒之。則管當食指節。安如置杖。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過。提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闕。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險。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鑿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管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於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鎧不相犯。蓋管乘者。脚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鎧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學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用而不注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於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毫平鋪紙上。與小指始長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著紙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鑄字。畫右行者。其鋒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鐵也。指如槌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考趨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著紙。即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長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毫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毫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於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尖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於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即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

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牆墜痕。而作飛白。以垂帶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灑筆俟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闕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單且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單。皆於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於指法。終於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於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隸字即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法。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秘。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次。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毫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橫著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鉤未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著馬即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著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既著馬而未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

綽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嫵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於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卽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於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真書碑版。不傳於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於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快捷黃庭書發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遠遶吳與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耶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奔然出於紙上。鑿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於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著紙。水卽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鷂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遒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卽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得前哲。自茲

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蘆須知其瀾漫。由蘆須知其洞味。汰瀾漫則雄逸。避洞味則簡澹。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於心而膠於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總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爲隸。自唐人諛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勢而歸於迥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用筆沈痛不減。而體稍疎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調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遠。唐初。曾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鄧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嘗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闌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儼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儼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

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空碑。乃其雲石。

北碑體多旁出。鄧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絕類。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刻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砌。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書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發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鄧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儁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歐陽龍藏寺。庶幾絕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

齊儂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險以此書。信爲知言。諒譏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鄧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峯山詩。瀝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峯嶺。嶺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參帖所遞。於是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穆。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瀟於滄。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

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法者，既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逾覲。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裏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臆帖，即北宋摹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每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鬪笑慵妝，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蔡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尙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嶺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遺韻。尙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



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薛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驚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蠲強。有猿騰螭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謚山陰。止成囊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橫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依。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雜鶻。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嘯之聲。率更如虎。越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倭羸。強韉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肩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鑿與。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管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 後附四則

橫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橫陽門相當。比之則脚忙手亂。肩促窘迫。不自顧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遺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荊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趙造遙模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王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相安。避就形時構。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駿發勢每頗。攝水墨無益。開鋒毫。不裹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縷。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震合弦。管巧知扣筍。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敷。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情。俗學貪速成。錦鞵被齧跛。步顏擁肥姬。趨歐率病嫩。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一花之精淨。而為蜜。其律沉而為蠶。蠶中亦無花。生乃為蜜。成未成之先。則探與醱。大有專在。管絃十句。言讀之事。只今八句。言探之事。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骨筆之所為。骨者毫之所為。血者水之所為。肉者墨之所為。鋒為筆之精。水為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裹鋒。則墨受輓。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攝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遒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手實中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柳旌德揚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髮紅左書勢。而紅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處和作

書學纖秘多。啓籥特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構。如松對月開。如柳迎風娜。一守之大局。以氣為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之。無不知志。古人之德。從開矣。請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頗。注墨枯毫榮。展毫糾異裏。一守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則血不肅。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頗則骨不肅。圓則按提出以平頗。是為絞轉。方則平頗。出以按提。是為翻轉。如絞翻則墨自不枯。而毫自不萎矣。此使轉之真諦。古人之秘竅也。一尤有空盤紆。與草爭眇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一真草同原。而真體。真用盤紆于虛。其行也虛。無迹可尋。草用盤紆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觀。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斷處。力必置身俱到。不待迅捷。注符之用神。草真之機合矣。一真自變歐褚。抽掣同發筍。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數。一守有方圓。本自分毫。方者則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薄而威。圓不知絞。則痺而為痿。河南用絞多。行以抽筆。流傳用筆多。行以掣筆。抽用按提。掣用平頗。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舊觀矣。一愧余玩索。擬徒戒臨摹情。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跋。先路道懇勤。邊途駟駭駭。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僕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擬副者。概從略焉。已卯季秋。書於歷下西河公廡。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翻仙桂乙瑛。峻屨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激流弊。具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買是梁宗。渤海梁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鑄般若。便齊李蔡起三峯。

梁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輝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昔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峯山下摩殘濁。嘯樹低腰認未真。

鄒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峯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郊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巨盧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險。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險之妙。卽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草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魏絕。此大令所爲。歎草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胥習氣。原從褚氏開。充頌只今留片石。猶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充公頌。駁相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沈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毫猶憾墨痕豐。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董力蘇姿縱奇絕。商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據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與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頌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逾麗天成。曰神品。

醜醜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詞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雖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五品。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  
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  
並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紹以  
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包世巨。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能品上七人

釋邱山真及行書。

傅山草書。

鄧石如草書。

黃乙生行勝書。

龍品下二十三人

姚鼐行草書。

宋珏分及勝書。

姜宸英行書。

劉墉勝書。

王鐸草書。  
笮重光行書。  
趙潤草勝書。  
劉紹庭草勝書。  
程賜履草書。  
周於禮行書。  
翁方綱行書。  
巴慰祖分書。  
張惠言篆書。  
劉墉行書。  
錢伯坳行及勝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釋雪浪行書。  
高其佩行書。  
程遠行書。  
金農分書。  
袁枚行書。  
朱珪真書。

周亮工草書。  
吳大來草書。  
張照行書。  
吳襄行書。  
王樹行書。  
梁繼真及行書。  
于令勞行書。  
顧光旭行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汪庭桂分書。  
陳希祖行書。  
蕭雲從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陳洪綬行書。  
紀映鐘行書。  
張鵬紳行書。  
朱筠稿書。  
鄧石如行書。

宋鏞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程京萼行書。

趙青蔡真及行書。

程瑤田小真書。

汪中行書。

陳准行書。

程世淳行書。

伊秉綬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入

沈荃真書。

先著行書。

汪士鋐真書。

陳奕禧行書。

徐良行書。

于振行書。

孔繼涑行書。

錢澧行書。

翁方綱小真書。

諸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釋道濟行書。

錢穀行書。

巴慰祖行書。

畢沅行書。

姚鼐小真書。

李天澂行書。

張桂巖行書。

王鴻緒行書。

查士標行書。

何焯小真書。

陳鵬年行書。

蔣衡真書。

趙知希草書。

嵇璜真書。

桂馥分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樞小真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林佶小真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行書。

華岳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真書。

金榜真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鑪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跬。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錢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真書。

〇〇 答照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為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圓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毫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毫。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溼。有側筆而分意癢。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為草法。書譜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



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箸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竒絕。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毫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脚忙手亂。形質尙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寫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蓋其體勢。肆逸飄颻。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扶破突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真法。蓋端莊平直。真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盡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著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曠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性情。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駁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性情。則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尙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自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

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趙壹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整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嘗是右軍善摹後代筆人所爲。或出字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贊畫黃庭也。內帖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景見。巨虛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能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擣擊。迥而不羈。疎而不凋。雖經擲行。尙可想所向無空闕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暑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頗有行步媚疊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闕所震懼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東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嘗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卽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華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即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間勻淨無過吳吳，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與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與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與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於方圓，通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於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筆稜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覺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揚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莖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辜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滯入狂，復以狂用滯者，狂滯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着手。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散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千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著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虞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替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實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圓。硬

深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圓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骨皆骨。率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蘧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道。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僞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還。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臨讓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卽吳興與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秘。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尙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裘。必僂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澀墨。不辭用筆根動。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尋。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榜書。以驗之。皆如在觀。乃爲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閱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李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遍諸家之

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魯夫吳郡之言乎。背緩獻而無失。逸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又言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歲。會蘭亭尙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辭官誓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理。是右軍入都。至遷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爲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充安爲大令父執。已又係其故吏。即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辭鄰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尙貽譏議。以靈寶之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况自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汗穢。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嘗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函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尙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即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奔外住。仁祖日往。尙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曾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攸領峨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也。不一二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痼。痼疾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稱家長。是固兄之稱耳。其書視右軍差敘。而姿態逶迤。又其辭懇懇。非臨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值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侂胄者。書必出大令。或其

時大令書尙多，集字精刻，以誑侂胄，未可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僅六十三，而李氏願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女，皆鄰夫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牀坦腹，右軍尙少，焉得有妾，反長於婿至七歲之多耶。

###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嘗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宇內罕觀，潭絳大觀寶晉諸刻，具體宋人，停雲鬱岡，悉成趙法，卽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不乏趙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真跡上石，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尙無筆鑿復有舛，故早濼帖虎兒書，告彌朗帖東山帖謝莊詩帖離騷經文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耆帖景度書，思想帖秋傑不審帖，皆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皆僞書，悉令竄入，其真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雙鉤懸擊指實掌虛之妙，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鋒，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寶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啓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遒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榮邸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並入平出，江左風流，儼然若接，不受斷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淮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玉，徐仲平魏會容葉東卿方彥，闡胡蘇門。

###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卽命安志忠將精兵守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鞏城，常山與其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附近諸軍，政命蔣欽瑛率曳落河百人圍練兵七千守土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讖之

謀假祿山命召欽湊至郡受贖。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其落河。而散土門之衆。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逸。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千年已聞逸被擒。指揮從騎鬪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欽湊首。並逸千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張運。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更其表。別遣送都。沒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能）不受代。祿山命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兵起。欽湊等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爲縣尉賈載。穆寧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龜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已定十四載。上日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關土門事。文爰開土門云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攻刺蒲州。泉明及得歸蒲州。平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明先至東都。求得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贖眷屬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觀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虞遂。而近在肘腋。不與之謀。軍圍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遂結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睢陽。司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謬。以應陽湖劉廉方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篤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爲之垂淚。甲辰八月。倦翁記。



顏隋誌拓本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隋太僕卿。一太僕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誌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玩其筆勢。斷焉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於此拓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毫端。八面充滿。更無假於外助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壯實。近遵教經。醴泉銘。搗素賦。心經。夢奠。皆貞觀時書。其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遒麗。書道習法易而劍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斂分勢而為之。至率更出。始醜醜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尚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聞於後者乎。率更碑版傳世者。悉傷磨剝。即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年。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志極沈毅。夫人志稍加研篤。蓋藝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焉關通耳。余嘗見南唐搗畫賀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見山陰家法。為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子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尚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鐵隸之謂耳。然鼓努者。屈鐵抽刀之類。標置者。饜頭舒脚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之歎。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於草者。正以其草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為腴詞掩意。故刪淨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於南宋。今傳者止其敘說。白石所續。非吳郡指也。應測其目。當為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為變勢。遂能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於察矣。高亮傳不修存。既載蘊生。震伯。嘗共喻此秘密。道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篇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莊畫獲籍一語。爲無上秘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嗟其如蟲網絡壁。動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閣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傾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遣筆處恆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彫疎。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奮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穢。略爲刪截。返邗。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於拘束。彫疎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聞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闕不足。質會既極。略近瀾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秘。希風無從。草法如錢。藝林贊載其功矣。蘊生曰。先生擬書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答之文。極言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槍蟬之盛業。視擬書譜相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聞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爲之。以質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略存其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而皴墨挫毫。不無碎缺。少師鋪毫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尙褻。踽踽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真不傳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驟望如掌目眩指拳。不復成字。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與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實。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至今寶爲草聖。瓘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漢晉相承草法。

吳郡傳衣未遠。非由冥悟。余前讀晉書。於此章句。視爲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眩。是以釋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雖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寧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寧筆勢。固如銅牆鐵壁。而虛和適麗。非其所能。尙留片席。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情堂。其本未見。宋以後疊刻本。單行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多尖鋒。出多怪鋒。轉折僵削。俗工射利所爲也。鑒溪上人。以余翻擬書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道吳郡之源。其意甚盛。故爲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勢似奇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旨。結體則據本閣帖。用筆則依被閱黃庭文房畫勢。而參以劉宋鑿龍顏京魏張猛兩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遺意。爲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一生面。以俟異日。或得澄情堂本。證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後編次。及釋文亦互異。又句讀多不可辨。余故據史傳。按文論世。爲之移併。隨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別以真書釋而疏之如左。

### 十七日先書鄒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爲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閣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爲名。鄒司馬名曇。字重照。鑒字道微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爲司馬。道微嘗過王敦。留姑孰。撫時爲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鄒氏有舊。然重照未嘗膺梁益之命。或違信而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渴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軍爲敦從子。至承器賞。撫以府察爲私人。故與右軍特厚。太寧二年敦爲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入西

陽蠻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關下。昭在軍中。同在京師。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引為從事中郎。旋出為江夏相。監沔北軍。鎮襄陽。歷守豫章。代毋邱奧監巴東軍。刺益州。計自太寧三年。至永和五年。適廿六年。是年大將軍褚裒北伐敗績。悠悠如何可言。蓋指此。玩詞意。是久別得書而復者。嘗即附緘之先書。帖宜居前。以全帖各十七。故存其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答之。右軍以永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為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數達也。修載名者之。王廙世將之子。為鄱陽太守。故云在遠。司州名胡之。字修齡。修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永和五年。石季龍死。朝議以修齡有聲譽。用為司州刺史。以綬集河洛。辭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兗五州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舉為然。與右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帖刻者。戲鴻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上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為爾不信具示。為欲廣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檢蜀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瑾未生前。瑾命喬入蜀為亮後。恪既族。攀仍後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即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為會稽太守。顯或南依恢。故右軍得在都見之也。上距東移。蓋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無。唐臨及閣帖有之。今依補。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壽。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撫同擊范質。平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燕。燕乃西蠻校尉。別一人。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未附致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嘗一笑。

至。擊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也。如迨其謂之。還不謂矣之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回鄙倍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樸心絕穀。修黃老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參朝政。有邁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誤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部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連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要藥。

天鼠。卽今飛鼠。毛赤而尖。蒼白似黑狐。蜀產也。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數載。安吉善書。別帖有虞羲與邁道此。或卽其人。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來禽櫻桃青李日結。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菓。下此。此會稽胡桃。即撫前所致者。故云彼以明之前列菓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謂此帖爲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且夕鄰邑。勸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住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春尋悲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也。撫已由征虜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當進爲鎮征。極州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鎮西。其卒也。贈征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修五陵。告慰者。言誨其告欣慰也。情企數使。撫前助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請也。仁祖謝尙字。尙弟奕字無奕。升平一年五月。尙卒。朝議以尙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尙刺豫州。北伐慕容儁。明年卒於軍。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恆憂。應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由江陵移鎮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辭鎮歸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爲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妻也。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妓領蛾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如彼清晏歲豐。又所出有無。卿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所無。是當時語。鄉讀如鄉也。吾見於夫子之鄉。言蜀本古之名邦也。或以爲無一鄉。或以爲有異產。皆誤。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余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效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政。撫以太寧二年自歸。至興寧三年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數所。已瘠歷顯職。史雖不言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尙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尙未果之故。以堅其約。嘗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謙周有孫高倫。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蜀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驤。李壽。據蜀。三徵而不應。今爲所。言蜀已內屬。在察也。猶在帝左右之在。連下九字爲句。云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平下十四字。閣本亦別爲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爲一文。義爲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爲江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氣節。乃懷柔反側。第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未必非此書啓之。撫欲炙之士。觀虞安吉帖。止敘弗論資。是未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嘆。書何能悉。

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吾前是辭內史。後語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不決。作者者觀。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之也。此帖嘗與方回。方回旣姻親。又同志。故措

辭直爽。胡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書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周。

兩告字。各本俱作苦。傳撫誤也。晉人言苦皆謂病。帖意殊不爾。此會稽。避謂囂屢不及。想必果言焉。句。告有期。屬其先告來期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爲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軍初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謂其代荀爽爲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真可耳。至爲簡隔也。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理極差。頃比復勿勿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永興今蕭山。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

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駁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目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鷂搏擊。饒有不草使轉從橫之意。但發波時有剩墨。以爲憾耳。嘉慶二十二年。在郡下。爲新建余鼎鑑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此書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蓋二十年來。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緣。安吳包世臣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裏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藩籬。數他家之寶耳。雖然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筆之變備矣。然未嘗出裏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顏三字有一二裏筆。自係宋人摹鑄。間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既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幻化出其中矣。裏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爲短長排闥之雄。弱者爲俯仰側媚而已。故二王傳書。雖中間閒畫。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疎越。一唱三嘆。無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穆風易俗。莫與善也。渤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騰鶴落。而泝上下相承之迹。永與祖述大令。襁帶飄揚。而束身短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裏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裏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駭。則裏鋒側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裏筆之尙。自此而盛。愚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懈散。每以裏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裏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齟齬墮響矣。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裏筆。方自詡爲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爲下乘乎。僕學裏筆。廿年而後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尅除之。又十年。乃見裏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秘密。裏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賦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龜手藥。雖出江頭。泝人執珪之費。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極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修存藏宋搨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庫裝王聖本。北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

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紙筆雖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賈恐轉拓轉肥，乃磨給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爲貴，宜唐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大令，抽鋒殺字，故肆豪邁，古人謂爲得王筋者，豈不以具牽掣勁健，駿快奔奔，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渤海矣。修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遺諸城爲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以法，至諫譏護命經而絕，坡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苦出入無操縱，董苦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閨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詣，遂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搭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壓點畫，及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映，以作插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自成萬態，然其心思，粹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必實以琤珞瓊瑀之節，則朽木爲柱，有不能辭其誦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置節尙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尙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茲冊，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己，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士，宛平之壻，而諸城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詣於宛平。宛平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者耳。於碑帖無不徧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闕，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諸城冥悟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於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僕嘗謁諸城於江陰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協。諸城曰：吾子論古無不嘗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耶？吾書以拙勝，頗謂遠紹太傅，僕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桌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作僞，中堂焉

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中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數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清愛堂帖，被鉤摹者，以世行僞吳與法，逐字移改，至爲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鐫者，皆小真書，精妙不減墨迹。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疎散韻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答，皆妙絕。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記之。」

予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寸，行間頗任意，而樸茂中自在恣肆，絕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時書，幾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右軍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爲百世學書人立極。降至趙宋，描塗戲刷之字行，而其法絕於人手，逮停雲戲鴻鸞岡渤海諸帖紛出，而其法絕於人目。余得南唐畫贊，棗板閣本，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耶邪臺鄒閣頌乙瑛孔叢，般若經瘞鶴銘，龔龍顏張猛龍諸碑，始悟其法。作草雖縱逸互用，其環轉連屬，有自三五字至八九字者，而用鋒潔淨，牽掣悉歸平直，無一筆傷偏軟繚繞。作真必斬盡枝葉，流注迎送之迹，至不可見，而用意飛騰跌宕，筋搖滑轉，如懸巖掣電，無一筆板刻紙上，篤守此法。盈科而進，未嘗不具放海之勢。無如冥悟雖深，實證終淺，又自珍正書已甚，每以行草應求，及目光昏故，正書盈百，非返視數四不成。十數年來，幾於絕筆。近更精力疲憊，頗恐正書一脈，所明遂匿，復勉爲之，此其一也。月前爲揚州詩僧碧溪作十七帖疏證，字數累千，碧溪諄請照載，震伯纂勒流傳，與此同是合作。然後草則俊勝於莊，真則莊過於俊，此本莊俊相頡，較爲得矣。道光癸巳季夏。

###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書幛字爲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宇內，稱爲華亭後身。華亭爲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形，蓋由未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錄季海，參證於北海襄陽，晚皈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中出古淡，爲書家中樸淳。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裏，揚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去筆時形偏謁也，侍御酷

階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嘗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爲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雲乃自成童時。已駁駁能發家尊之勢。而侍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墨之役。尋章斷簡。收檢奔藏。珍重異聞。過於舉世之展轉泥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寬易。而別駕雲乃以銜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御所慮。斷不可不使流傳。故翦裁集爲四言詩。以迪觀者。裝成後。名流借觀。歡喜讚歎。映如牛腰。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世其家者。推大小歐陽。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極不如梨。以習見而易視也。今雲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鑄爐於殿前。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珣。次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羣以爲所缺者乃民字。遂指爲東晉之石。召鑄工穆大展。拓之數紙。而石損。大展攜碑去。遂爲所匿。王戍予至吳。訪大展。許以重值。求一紙不可得。後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尙多數十字。其書渾厚而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四德無虧。斷非烏衣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歿日。其年不可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爲晉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崩。建生。係永和己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晬。安得有次子珣哉。東山廟。係珣捨宅爲寺之舊址。亦斷無葬母於宅中之理。虎邱至唐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審矣。康方得此。珍爲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康方以原石既亡。欲囑予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而歿。仲遠爲終其志。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觀。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與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佐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與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

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嘗  
違安工習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嘗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  
真知。此市之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  
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  
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輒離。腫拳曲。遇弱紙即被裏。遇強紙即被拒。且何以  
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半毫尤圓  
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  
去。遷鋒雖健。被尖根間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  
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  
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於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  
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員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  
則其間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  
之。然後固紮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稊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鞣好不僵也。予先後偏贊於嗜  
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興源之爲語也。其有舉  
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秦  
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爲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潛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  
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  
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阻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

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侵凌，其氣浮於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身止兩拳，拳之大才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卽在其所近之處，以彼虛羸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黃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顛顛皆肥澤如粉染。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敏人，以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於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鏗，以虎口實握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纏絞，而虛指使主運，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托蔭於數寸之桿，遮閉周圍，敵仗無從入犯矣。其用有戮有打，其法曰：二曰又，二以取人，又以拒人。此又則彼二，此二則彼又。又二循環，兩鎗尖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氣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爲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於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矣。竹齋以嘉慶庚午歿於場，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欽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於桿，斯其術矣。敬事無曠，敬敵無曠，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也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爲嘆志卑，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於書道無涉，不知使鎗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嘗自題執竿圍口，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鵝羣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煉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五

有輕重而萬毫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事。乃深合書道。故附錄于此。使來者知觸類而長。求有餘師也。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鐙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注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披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銳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予初識寧化伊墨卿。秉綬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也。因從問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枯。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即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謬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焉。運腕其實非也。及在都晤陳玉方待御。待御尤爲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盞。即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啓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焉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擊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記之。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嘗皖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願獨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性廉

而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毫人前巴東知縣梁燾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箋。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灑。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較輟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鏞。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聞人十數。弄藏至富。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闔闔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營額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適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鶴。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家分。以作今隸。與瘞精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學既成。梅氏家益匱。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屨擔簏。徧遊各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爲修撰所器。編修見山人書于市。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此蔡真跡。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修撰卽備禮。客山人。修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既鑿。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僑居修撰家。編修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數芒鞋策杖。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甯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蹇過轅。



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轎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躡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尙書兩湖總督畢沅。尙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憾色。四坐慙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即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即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令鳳臺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修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去家尙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尙璽。後更名傳。密。尙幼。山人書至數。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於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石以永其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於真行蘆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蕭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坳魯斯先生。皆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家書。心經摩訶逾時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褚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撫其

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象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於編修與文敏也。

剛定吳郡書譜序

者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宋稱二王之妙。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之遠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能蹕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竄挫於蒙芒。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庾郗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闢疑稱疑。得未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矣。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精傳隸法。則好壩偏回。自闕通規。加以趨事適時。行草爲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至於伯英不真。點畫狼藉。鍾繇不草。使轉縱橫。雖篆隸草書。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稟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遠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急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

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過乎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嘗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  
殺妙雖述猶嘆不接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宏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至於諸家勢  
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若乃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  
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蕪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絨質時亦罕窺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  
後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夫心之所遠不易盡於名言言  
之所通尙難形於紙墨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報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  
鉤鏤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  
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賅迹顯心通拔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右軍之書  
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  
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悱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  
橫爭折暨乎蘭亭與集思逸神起私門誠誓情拘志修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暉陵之秦  
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  
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心不厭精手不忘  
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  
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  
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乎正既  
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乎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故以達夷險之情體  
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  
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考之即事斷可明焉  
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羈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耀鋒芒察之者尙

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擔突。裁獻。詎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証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逾潤加之。亦猶枝葉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逾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爾。而體實存焉。若逾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適。剛很者又崛強無潤。矜敘者竚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纏。遲重者終於蹇鈍。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連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遺不恆疾。帶燥方潤。將灑遂枯。泝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造鍾張而尙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圓龍。竟慚真醜。得魚獲兔。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識峯端之失。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鑿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韻在鑿。庸聽驚其妙響。逾足伏樞。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稷未可尙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怒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懷。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妍豈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與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識

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吳郡論真草。以點畫使轉。分屬形質情性。其論至精。蓋點畫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則謂之無使轉。使轉力求姿態。易入偏軟。偏軟則謂之無點畫。其致則殊途同歸。其詞則互文見意。不必泥別真草也。余近仿真草千文。爭坐位。見其下筆無不直者。乃知古人無論真草。皆遺以篆意。故形直而意曲。是爲真曲。若求曲於形。失之轉遠。近悟如是。附記於末。道光戊申九月七日。重校書此。